



明紀彈詞註

明紀彈詞卷之下

肅皇帝弟承兄龍飛嘉靖



憲宗長子孝宗次興獻王祐杭國安陸府生帝於興
邸時年十五武宗無子遺詔曰朕負先帝付託儲嗣
未建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厚德賢明仁孝倫序當
立即遣官迎取來京即位改元嘉靖是為世宗梁儲等奉
金符至安陸帝入京即即位進嘉靖龍飛是為世宗肅皇
帝有天台起復知縣潘淵淵進嘉靖龍飛是為世宗肅皇
四圍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蕙織錦迴文體又有
請建世室監生汪淵擢上林苑右監丞進世廟頌京
師人語曰兩淵有兩口口闊大
如斗笑殺張羅峰引出一羣狗

崇祀禮主漢議嗣統紛爭

帝即位後即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尚
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漢
王事授之曰此篇為據澄會公卿六十餘人上議漢
成帝立定陶王為嗣以楚王孫後定陶今上宜以益

梁朝注卷一

王子崇仁王後興國其崇號則襲宋英故事以孝宗
為考稱興獻王為叔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
議廷和等復上言程頤漢議最為得禮不聽觀政進
士張璉上大禮疏曰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
拘定陶漢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繼立為嗣育之宮中
是明為人後也今遺詔迎上皇上一人謂皇上為繼
為孝宗後也况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謂皇上為繼
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以自絕其
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母以子貴
尊與父同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帝遣司禮
監持疏送內閣廷和曰書生為興獻皇帝母與獻皇后
救曰朕固極無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與獻皇后
廷和封還手救於是科道疏論璉建議之偏乞將璉
戒諭不聽璉乃復為或問一帙辨析統嗣之具費至
左順門上之是時前後章奏惟張璉霍韜熊浹桂萼
席書方獻夫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
如部議
名孚敬永嘉人霍韜字渭崖謚文敏南海人

考獻帝皇獻帝疑絕孝後

不稱宗不入廟不悖尊親

楊廷和見勢不得已乃草赦稱皇帝太后懿旨本生父
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皇太后與皇太后從之尋以婚禮將
行興獻帝后宜加與皇號廷和及禮部科道皆上言
加稱非是會清寧宮小室災廷和言火迫清寧後殿
豈興獻帝后加稱神靈或有未協帝心動乃從廷和
議稱孝宗為皇考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而皇字不
加矣都御史席書具疏謂祭定號皇考興獻帝親立
廟於大內每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禮則尊卑親親
並行不悖吏部員外方獻夫亦疏言陛下之繼二宗
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
興獻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
未嘗在位也宜稱孝宗為皇伯稱興獻曰皇考別立
廟祀之二疏中沮未果上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言
大禮並獻席書獻夫議草疏與席方同帝曰事桂萼上言
天理綱常於是廷和罷科道張冊等六十三人力爭
俱奪俸乃奉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母為
本生母章聖皇太后降中旨以書為禮部尚書復以
萼總為翰林學士獻夫為侍讀學士谷應泰曰考興
入繼不能得世宗而廷其嗣反名興獻而亂其統此
舉朝所以沸騰也不知太廟者承統之地皇而不廟
者有異稱宗者繼統之名皇而不宗者亦殊不入廟

彈司注卷一

則地不偏不稱宗則名不嫌曲體罔極之私情無礙
朝廷之大統乃世宗尊為天子必欲使之不王其父
興獻為天子父必欲與之共臣其子此則議禮諸臣
之過也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謚文襄獻夫字叔賢

南海人謚文襄桂萼謚
文襄字子實安仁人

哭震闕爭本生怒興大獄

時稱孝宗為皇考興獻帝為本生皇考大禮已定聰
等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曰本生二字出禮官之
陰術皇上不察以為親親之辭不知禮官正以此為
外之之辭也疏入議禮諸臣與聰等攻禮監至閣切
責之或罷或逮下獄帝采聰議屢遣司禮監至閣諭
毛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力言不可帝召紀責之曰
此禮當速改爾輩無君欲使朕無父乎紀惶怖退侍
郎何孟春與尚書秦金學士豐熙及翰林臺諫諸臣
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孟春十三上俱留中金
獻民倡言必改孝宗為伯考孟春曰憲宗時尚書
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太后葬禮憲宗從
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
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
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

之孟春復相號召於是凡二百二十餘人跪伏左順
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帝聞之使司禮監諭退不
從自辰至午帝怒命司禮監錄諸姓名收繫諸為首
者豐熙張紳等八人於獄慎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
羣臣皆哭聲震闕帝大怒命逮繫馬理等一百三十
四人於獄孟春等二十一入洪伊等六十五人姑令
待罪於是武定侯郭即會同璵書等六十五人
十四人上言孝宗伯也宜稱皇伯獻皇帝別立廟乃
詔諭天下敬皇帝曰皇伯考獻皇帝曰皇考
字子維液縣人孟春字子元柳州人姚夔字大章桐
廬人

悉追繫齊考訊二百餘人

初逮繫時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併待罪者總二
百二十人帝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四品以上者
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
餘人各杖有差王相等十有九人俱先後病創卒

奪官勅指罪魁滇南永錮

追奪議禮諸臣官敕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
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孟春等鼓舞朝臣伏闕喧呼

彈詞註卷一

朕姑從輕處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
天子視朕法當膠市特宥削籍毛澄等奪其生前官
職蔣冕等奪職閒居孟春發原籍為民其已正法典
或編戎為民者不問楊慎廷和子也初逮繫下獄復
撲之謫戍雲南永遠不宥慎竟死戍所
清號白齋崑山人謚文簡蔣冕全州人楊慎字用修
號升菴
成都人

信三奸偏喜怒翻案張寅

時彗星見東井東北行掃太微垣編修楊名上修省
疏言吏部尚書汪鉉小人尤郭即奸回之性而陛
下用之是偏於喜也言官終於廢棄是偏於怒也帝
怒收繫械訊鉉疏言名與楊廷和同里思為報復帝
益怒命究主使瀕死無所指乃戍邊御史馮恩復疏
曰張孚敬之奸以露江鉉方獻夫之奸不測臣謂孚
敬根本之彗也鉉心腹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
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速即訊鉉欲殺恩孚敬
令長繫之及朝審鉉判曰情真應決都御史王邦相
曰不可作俑殺言官帝聞此語停刑子行可刺血書
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引奏帝曰忠孝乃出一家減
死戍雷州先是山西妖人李福達更名李五倡彌勒

佛教煽縣民郅進祿作亂進祿被擒供福達首謀福
達易姓名曰張寅拔重賞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為太
原衛指揮詭能燒煉丹藥出入郭勛家其仇薛良首
發繫獄証之者李景全等二十人代州知州杜蕙具
獄上布政李璋按察徐文華巡按張英皆如訊惟巡
撫畢昭謂張寅非福達反其獄未竟而昭去御史馬
錄至復窮治之勛貽書囑免錄不從上之法司於是
都御史聶賢等劾勛通賊行囑宜並坐勛具服謝罪
而以議禮觸眾怒為言帝令逮來京審問刑部尚書
顏頤壽於午門會訊良與景全共指福達即寅寅語
塞頤壽奏聞帝怒其偏狗命覆全指福達速頤壽指為疑獄
帝大怒逮馬錄下鎮撫司掠治並逮頤壽指為疑獄
鄂獻夫署三法司雜治之鄂等搜錄篋中有大學士
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寺丞汪淵侍郎閔楷
及勛各私書詠別有囑英等頗及福達而勛專囑焉
聰等言寅為仇良所誣宜反坐錄欲陷勛乃指寅為
福達所在問官阿意遂成大獄請罪各犯如律有旨
良誣告論死李璋徐文華附巡撫殺入媚人給事
劉琦等挾私彈劾俱戍邊給事王利等六人扶同妄
奏俱為民頤壽及侍郎劉玉等都御史江潮大理卿
湯沐寺丞王淵等推勛不實太僕卿江元錫光祿卿
余才逞忿橫議並孟春閔楷仲賢等交通私書各革

職知州杜蕙勘問畢昭張寅俱免罪還職馬錄故入

職知州杜蕙勘問畢昭張寅俱免罪還職馬錄故入

職知州杜蕙勘問畢昭張寅俱免罪還職馬錄故入

職知州杜蕙勘問畢昭張寅俱免罪還職馬錄故入

職知州杜蕙勘問畢昭張寅俱免罪還職馬錄故入

豐嚴出拾唾餘配天祔廟

職知州杜蕙勘問畢昭張寅俱免罪還職馬錄故入

皇考獻皇帝先舉時祀不祀太廟揚州府同知致仕

豐坊上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宜建明

堂尊皇考為宗以配上帝下禮部議尚書嚴嵩上言

秋祀明堂以父配之漢唐宋皆然司馬光程朱諸賢

所論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

宜配獻皇至於稱宗之議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

者帝曰皇考稱宗不為過情嵩乃上言皇考侑饗允

合周道戶部侍郎唐胥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

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未聞

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疏

入帝大怒下胥錦衣獄出為民谷應

稱睿宗改成祖九廟旋焚

秦曰議禮創自張桂嵩晚拾唾餘耳

帝因嚴嵩請又諭嵩曰太宗靖難功與開創同宜稱

祖以別之嵩遂上議曰宋真宗詒議太廟禮學士宋

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皇考親孝宗弟宜奉皇
考於孝宗之廟又曰漢世稱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
再造漢室故無二祖之嫌我文皇帝定鼎功莫大焉尊
稱為祖聖見允宜於是奉太宗為成祖獻皇帝為睿
宗祔皇考於太廟享上帝於元極殿奉睿宗配享未
幾大雷雹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噓之須臾燬其
主延及成祖主亦燬遂及太廟
昭穆九廟俱災惟獻廟獨存

因禮定思更制纂修祀典

初帝諭修典禮全書張璠纂要略二卷以進云唐有
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今宜如
通鑑凡例以年月日為綱事開大禮者必書備載聖
裁帝命付史館纂述七年明倫大典成九年大明集
禮書成帝方以大禮志羣臣有慨然更定制作之思
會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引程朱四品服織帶以旌其
忠爰命廷臣集議郊祀典禮言九年議孔子禮十年享
太廟議禘禮二月祈穀議禘禘行朝日禮建土穀先蠶
壇八月行夕月禮後又議明堂秋享禮至十五年纂
修祀典成自天地日月神祇帝王社稷及禘禘先師
先農悉分為類成書首冠祀壇圖制及宸諭詩詞中
彈詞註卷十一下

書禮儀禮器樂舞樂章末附諸王表箋羣王疏賀侍
讀學士廖道南撰禮頌九章以獻 道南字鳴岐蒲
圻人

張懋恭議孔祀見駁文貞

帝改張璠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之孚敬奏孔子祀
典有當正者謚號章服籩豆樂舞配享從祀數事欲
革王號易木主損其八佾十二籩豆之禮下儒臣議
編修徐階上言王祀孔子已從一旦不王眾以為奪
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衮冕章服顯然王度遺像乎
號勢必撤毀臣聞愛人者杖履猶加珍惜况遺像乎
國家廟祀孔子樂舞籩豆與天子同今將復司寇之
舊彛宮殺樂恐妨太祖初制帝不擇出階延平府推
官

璠按昭代紀略載首揆孚敬議孔祀儒臣亡敢異同
徐階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疏上孚敬坐朝堂召階
至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且曰高帝盡革岳瀆號而
何獨不革孔子乎敬遜曰高帝少時作何可據階曰
明公議四郊何以力據高帝少時作孚敬頰盡赤曰
爾為塑像應古禮否階曰塑像非古然既已肖而事

之何忍毀也乎敬曰程氏云一毫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列聖御容能必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乎敬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於是斥階延平較明紀諸書於階疏外更多此一番辨駁故并錄之階後謚文貞

易題主更從祀公侯罷爵

乎敬復為孔子祀典或問上之帝嘉焉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弟子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棖申黨二人存棖去黨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林放蘧瑗鄭元盧植鄭眾服虔范甯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別祀啓聖元定從祀改大成殿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珣朱松蔡元定從祀改大成殿為先師廟秦冉孔子弟子荀况即荀卿趙人撰荀子二十卷戴聖號小戴乃德兄子也德號大戴有二戴禮行於世聖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劉向字

彈詞註卷十一

六

子政著有五行傳論列女傳新亭說苑等書賈逵通五經尤明左氏傳為之解詁五十一篇馬融字季長茂陵人教養諸生千數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著春秋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何休字邵公任城人精研六經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論語除北新城太守王肅字子雍為尚書討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易傳皆列於學宮又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註王弼字嗣輔山陽人杜預註見晉武帝句下吳澄註見元英宗寫經文句下蘧瑗即衛大夫伯玉鄭元字康成北海人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全又註周易七政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凡百餘萬言又因何休好公羊學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官尚書時立太學父興受左氏春秋仕至大司農儒宗鄭衆字仲師從父興受左氏春秋仕至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刑十九篇王肅等為之註然其間又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善春秋范甯字武子陳留人官豫章太守為春秋穀梁集解后蒼字近君東海鄆人從孟卿受禮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大小戴禮皆傳后氏之

學也王通字仲淹龍門人居河汾教授著有禮論十卷續書二十九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讚易十卷又為中說以擬論語門人謚曰文句下陸九淵註見本卷理學句下程珦明道先生父朱松文公父蔡元定字季通啓蒙一書係季通定藁稱西山先生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

崇道教廣齋醮勅建真人

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乾清坤寧宮西天西番漢經諸厥五花宮西暖閣各建齋醮至連日夜建祈嗣醮於欽安殿以夏言充醮壇監禮使道士邵元節與安人名入京禱雪輒應命為致一真人領金錄醮事給玉金銀象印各一敕建真人府都城西落成命言書記刻之庭及皇嗣生錄元節禱祀功加授禮部尚書給一品服捧天師張彥頤入賀加封正一嗣教真人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遂留京邸命建金錄大齋於內皇壇白鶴繞壇卿雲捧日帝賞賚天師有加

龜鹿瑞靈芝瑞天桃仙藥

彈詞卷十一 下

永和王知煥獻白鹿告鹿瑞於太廟總督胡宗憲獻白鹿再帝曰一歲二瑞天眷也告謝元極殿太廟又獻白龜二帝悅賜金帛彩衣謝元告廟未幾白龜亡帝曰天降靈物朕固疑慮塵蒙不久也禮部進四方獻靈芝千八百六十四方空中王金進五色龜芝帝夜坐御幄忽獲一桃左右云空中墮帝喜曰天賜也修迎恩典五日明日桃復降其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頃之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手詔答之後御几及褥各得藥丸一謝太極殿告廟

陶仲文三孤爵求訪長生

方士陶典真一名仲文黃岡人少為縣掾喜神仙方術嘗授符術於羅田萬玉山邵元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後元節貴幸欲歸會宮中黑肯見元節治之無驗遂薦仲文試之宮中稍能絕妖帝寵異之慮駕南巡至衛輝白晝有旋風繞駕仲文曰當火禳之亦不免可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帝得陸炳負出明日敕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尋進忠孝秉一真人又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食一品俸後以大同獲叛人王三帝曰叛惡就擒實神鬼有以默戮之加仲文少師餘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

者後又加封恭誠伯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誥歲祿千二百石賜坐稱為師及仲文死帝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儼奚鳳等往天下訪求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後遺詔云朕祗緣多病過求長生

歸旋名張文忠十年恩遇

張桂在內閣言事相左出惡語科臣陸粲等劾璉等瀾恣不法帝下敕暴其罪狀曰璉狼腹自用負國負民等尤而效之當置典刑特從寬宥璉還家愴悟以需後用等致仕霍韜疏列大學士楊一清二四罪為璉等訟寃帝罷一清立召璉後行人薛侃請宗室留一人司香帝怒寃寃主使太常卿彭澤以議禮與璉結驩詹事夏言數與璉忤澤微詞挑侃使引言侃曰張少傅趣我上者與言何與帝釋言出璉二密疏示羣臣斥其枝罔著致仕旋遣行人召還後孚敬以疾乞休帝遣中使賈藥送歸卒帝親按謚法以危身奉上謚文忠在閣十年雖嚴旨屢下而恩遇無比嘗以少師羅峰呼之孚敬為舉子時聚徒教授於羅峰書院因別號羅峰帝手札下孚敬輒稱元輔羅峰最後呼以羅山又更號羅山

相嚴嵩贊元功廿載奸臣

嘉靖二十一年以禮部尚書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谷應泰曰嚴嵩相世宗盤踞津要盜竊寵靈凡二十餘歲考嵩贖貨嗜利帝號英睿竟稱魚水嵩遵何道哉惟佑贊元功帝心感嵩也又曰世宗清虛學道如嵩擅權如二世居深宮而趙高柄國徽宗稱道君而蔡京專政後鄒應龍劾嵩帝曰朕以嵩贊元壽君故特優眷及嵩歸帝每思嵩贊元功意忽忽不樂

任納賄劾貪污寵優銀記

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柵謀襲嵩受賄請旨邏卒獲其籍以聞胥吏受賂者皆戍邊嵩無恙共和王庶子惟億與嫡孫懷燧爭立嵩亦受賄覆允王妃擊登聞鼓奏訴御史葉經劾嵩貪狀帝曰襲爵應否行所司勘之嵩安意任事勿以人言介意給事沈良材童漢臣等復劾嵩奸污南京科道王懌陳紹等論嵩父子同惡相濟關通苞苴動以千百計嵩疏辨乞休帝優詔百餘言慰留之賜萬銀記曰忠勤敏達賜其家藏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元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

逐同鄉忌起復陰比謀傾

大學士夏言貴溪人嚴嵩分宜人兩人同鄉言以議禮驟貴嵩謹事之言不為下嵩為禮部欲入閣言阻之遂有劾帝在西苑齋居許入直貴人乘馬言獨乘小腰輿帝怪之會言坐失旨當罷嵩造乘一貢人第謀矯言言覺之囑所善者劾嵩時帝心愛嵩攻益力益憐之留嵩慰諭甚至嵩因泣訴言見凌狀帝怒下敕逐言科道以失職不糾降調奪秩者七十三人言既逐嵩獨相同事者多罷去帝微聞其橫厭之乃詔起言入閣且加少師位在嵩上凡所擬旨言不顧問嵩嵩亦唯唯雖斥逐其黨不敢放子世蕃為尚寶少卿通賂遺言欲上聞嵩懼挈世蕃走言榻下長跪泣謝乃置不發嵩父子恨之御史陳其學論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炳造言請死亦長跪而解嵩知之遂與炳陰比日謀傾言而言不悟也

賜金幣嘉陣圖協謀復套

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因條八議部臣不能決帝曰套寇久為內患銑奏具見壯猷兩部迄無灼見仍令銑與邊臣協心同謀務求長策未幾銑兩督兵襲擊寇遂出家事聞帝嘉銑功賜金幣甘肅總兵仇鸞不聽調遣銑劾奏之帝以鸞阻撓軍機奪俸銑復上方略十八事並上營陣八圖帝嘉之下廷臣集議言

彈詞註卷一

銑前後章疏皆可施行首相夏言力主其議曾銑字南塘江都人謚襄敏八圖立營總圖遇敵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兵各圖

代報讐誣啓豐不顧生靈

俺答大掠遼西嚴嵩乘間奏曾銑開邊啓豐夏言和同附會以致誤國尚書聞達費家等覆奏言輕信曾銑罪不可道詔奪言師傳致仕逮銑勘問兵部奏俺答與套寇謀襲延綏帝曰此曾銑開邊名之也嵩復令仇鸞許銑剋取軍糧故倡議復套以自解時嵩與錦衣都督陸炳怨言鸞怨銑三人相結故因銑以傾言刑部侍郎張瀚都御史屠僑阿嵩旨謂銑交結夏言行數萬金囑蘇綱總送妄議復套銑斬於市逮言至京朱氏曰套地東距偏頭關西至寧夏且二千歷朝名臣李文達賢項襄毅忠王威寧鉞等皆思滅此朝食卒以浮議紛紜貽患百年幸曾任其責夏主其議出塞襲擊已有成效世宗乃不顧社稷生靈甘心為嵩炳鸞等報仇使二人畢命西市為俺答諸部所笑悲夫夏言字公謹貴溪人謚文愍

聯襟禍陳平計獄成蜚語

夏言妾蘇氏父蘇綱少女適曾銑與言為聯襟綱出
入兩家傳銑復套之說夏遂主其策萬等伏毒窺隙
而言不悟妄度河套指日可復得意作漁家傲一闋
適黃泰泉至掀髯示之索和黃有千金不買陳平計
之句蓋諷之也夏大詬罵未三日而禍作言上疏自
理云為萬所陷尚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皆不聽
竟坐與銑交通律斬蘇氏請以身代不許帝亦無意
殺言萬構蜚語流入禁中且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
成故事激

因香冠久積怒雨暗台星

初帝不喜翼善冠御香葉中命尚方倣製沉水香冠
賜言萬等言揭非人臣法服帝大怒萬故冠香葉外
冒輕紗帝見果悅萬因泣訴阿附語猶及前不戴香
冠事至言臨刑帝數起看三台星燦燦無他異下硃
筆傳旨行刑旨出陰雲四合大雨西市水深三尺京
師語曰可憐夏桂州晴
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

大同亂遼東變海倭猖獗

彈詞卷十一

大同北距塞地平無險巡撫張文錦築五堡於鎮城
北徙鎮卒戍之為大同藩籬鎮卒不樂從嚴令趣之
遂亂殺文錦命侍郎胡瓚討之瓚計擒首惡郭鑑柳
忠等斬之鑑父郭疤子糾胡雄等又亂巡撫蔡天祐
撫諭鎮城兵民索得疤子等四十人斬之大同始定
又數年大同總兵李瑾浚濠急工役卒王保等倡亂
役瑾總督劉源清督兵至諸卒詭言兵來屠城更據
城叛潛出漠北誘小王子入寇朝廷以侍郎張瓚代
源清總制瓚曉以禍福令獻首惡諸卒斬倡亂三十
人首級以獻大同復定舊例遼東衛所每一軍給餘
丁三人巡撫呂經清革禁給一簿籍執經將吏修築牆
壑督工嚴急諸軍大噪焚徭役一簿籍執經將吏修築牆
壑巡按曾銑按部聞變出榜安撫亂軍稍定朝廷召
值還經入廣陵治裝中軍素璘欲扣月糧為贖牌卒
於蠻兒不從率眾執經及璘囚首遊街窘辱備至是
時撫順城指揮劉雄亦為其部卒王純所囚一如廣
陵銑密刺遼陽三城諸首惡名潛授方略於副總兵
李鑑等剋期擒捕於是遠卒趙剗兒與於蠻兒王純
等二十四人同日捕獲事聞皆論斬日本古倭奴國
在東海中所統五洲七道三島為郡五百七十有三
自胡惟庸約日本伏兵貢艘中事覺卒誅太祖示後
世不與通然市舶司不廢後市舶改設福建浙江廣

東凡番貨至所主商家相率為奸利負其責倭於近島坐索其負久之乏食乃出波海上為盜以至海民窮困及生儒失意者皆與為鄉導時寇沿海諸郡倭勇而慇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大羣數千小羣數百推徽人汪直為最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人皆稱王仔巡視海道破倭於朱統巡撫浙閩統下令禁海貴官家通番者不便相與詆誣劾統論死以都御史王忬巡視海道破倭於普陀諸山尋改忬撫大同以李天寵代之忬去而浙倭更猖獗矣又以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經初戰敗劾會侍郎趙文華出視師頤指凌經劾經賊及死乃以胡宗憲代天寵巡撫宗憲賄斬徐海誘擒汪直浙患稍息倭南行泊浯嶼焚掠居民福建人大譟謂宗憲嫁禍閩廣警報日至給事陸鳳儀劾宗憲削籍復逮宗憲詣京宗憲自殺倭巢閩中首尾七八年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閩與俞大猷合擊倭於平海衛大破殲之又敗倭於仙遊同安漳浦等處入賊巢擒斬略盡其逸出境至潮州者大猷又截殺之倭患始息宗憲字汝貞績溪人

庚戌年俺答來逼困京城

彈詞詳卷十一

十一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八月俺答狼台吉入犯宣府由薊州入古北口掠懷柔順義直逼通州巡按王忬具疏請援京師震恐亟詔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提督九門文武大臣十三人守一門檄名諸鎮兵勤王俺答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民貲焚民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御廐安定門北人去不殺令致書多嫚語求入貢是夕德勝安定門八人皆燬滿在西內懼甚當時俺答無志中國所掠男女金帛滿志捆載去欲奪白羊口不得出仍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師解嚴

賂移路假勤王遠營冒賞

仇鸞為宣大總兵初聞俺答欲入犯惶懼無策有屬養時義侯榮者說鸞持重賂路俺答令移寇他塞勿犯大同俺答受貨幣遺之箭囊為信與之盟遂東去義榮又謂鸞曰賊騎東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便宜應援帝壯之詔留駐居庸聞警入援俺答果由御鎮入犯帝益信鸞詔鸞勤王鸞以二萬人馳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五千至延綏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七鎮五萬餘人拜鸞平虜大將軍總諸鎮兵賜襲衣玉帶上尊于金及密啓封記曰朕所重惟

卿一人以守謙提督團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守謙兵少不敢擊賊城中人人見之驚故遠屯郊外城中無從驗自謂擊賊酣戰不能回薄城帝謂驚遠出禦敵而守謙畏懦不出師速平北狩與驚遇殺傷千餘幾俱棄市及俺答歸至昌平北狩與驚遇殺傷千餘幾獲驚僅以身免乃更取平民首上功優詔加驚太保賜金帛

結脫脫開馬市五謬分明

俺答既歸仇鸞乃倡大舉北伐之議內實畏怯密遣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以貢馬互市為請俺答利中國貨幣投譯書宣大總督蘇佑求通市佑以聞帝命羣臣議鸞力主之眾弗敢異遂以兵部侍郎史道往大同總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言議開馬市不可有十一忘天下大仇二懈天下修武三損國家大威四灰豪傑感憤之心五懈天下修武之志六開邊方交通之徑七起百姓不靖之階八長敵輕中國之心九墜敵人狡猾之計十忘天下根本之謀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修武何藉於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况敵安肯以良馬市謬二或謂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損資以奉寇益大矣謬三或謂敵和必不失信不知小信彼安肯守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於戰謬五帝連閱頗然之下內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嚴嵩等唯唯莫敢以為是驚憤然曰豎子目不識兵宜其易之乃密疏構之帝意遂中變下錦衣獄拷訊繼盛持論不變謫狄道典史

彈詞註卷十一

十二

藉互市撤藩籬朝通暮寇

史道主管馬市俺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去而敵眾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拒邊垣營堡俱壞戊卒盡撤敵入無復藩籬至是三寇大同李逢時請速備之乃詔罷馬市

收印綬僂棺屍誤國咸寧

俺答寇薊州甚急咸寧侯仇鸞佩大將軍印當山禦適疽發背不能出然顧戀印不肯上又無敢言易將者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上言大將軍病偏裨令不行請假大將軍印自將兵禦之帝乃令收印綬上

之錦夜馳至鸞第收鸞印綬令總兵陳時代鸞鸞聞
志極死大學士徐階因密疏鸞通寇誤國帝大鸞命
陸炳會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
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斬逆命皆
瑣按紀事本末云時上己心知鸞奸逆其督
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諸奸事恐無案驗不即
發會時義侯榮知鸞死事必敗出奔居庸關欲叛出
塞炳知之使關吏執以聞乃盡發其前後交通納賄
諸奸狀帝大怒下制暴鸞罪惡剖棺戮屍合
家俱斬詔告天下與徐階密疏誤國之說異

尅軍餉充餽送遷官蔭子

文管家武管家爵賞橫行

時嚴嵩用事寢格邊檄公行賄賂科臣吳時來劾嵩
而與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貸而詭為
賄卹王汝孝以三千兩俸得遣戍蔡克卿以三千兩
即轉寺卿楊順欺君三陰其子吳嘉惠侵冒驟遷三
官邊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紳劾嵩受賄報功侵
冒戶部錢糧十分之六以厚賄而得美策言吏兵二
得與選家奴嚴年富將百萬主事董傳官言吏兵二
部選官持簿任嵩填發俗呼文選郎萬家為文管家
武選職方初祥為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
逮繫擬辟鄭曉執
不可乃杖戍嶺南

王宗茂徐學詩連疏負國

御史王宗茂疏論嚴嵩負國八大罪帝謂其狂率謫
平陽縣丞刑部郎中徐學詩論嵩貪驢無厭縱子世
蕃受失事季鳳鳴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郭琮金使
補漕運車乘樓船貯載而歸帝謂其乘間報復下鎮
撫司拷訊斥為民
學詩字嘉言上虞人

藉考察傷善類陰中多人

時大計京官嚴嵩授指吏部中傷善類甚多徐學詩
疏中有曰凡論嵩者嵩雖不顯禍於正言直指之時
亦必托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如給事王睎
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今俱安在萬如鬼如蠍人敢
怒不敢言者畏
其陰中之也

最可憐殺諫官行刑附尾

帝思揚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三遷至武選員外繼盛感激思報妻張氏曰一鸞困公幾死今萬父子百鸞也公休矣且歸耳繼盛不聽疏論萬十大罪五奸略曰方今外賊惟寇盛內賊惟嚴萬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萬當在剷除掩答之先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萬以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罪一萬以擬旨竊弄威福羣臣感萬甚於感陛下畏萬甚於畏陛下是奸大權也罪二皇上所行之善必傳於人曰上無此意我議而成之歸功於君是掩君美也罪三擬旨皆蕃代票萬以罪四孫嚴效忠冒功奏捷遂陞鎮撫是冒軍功也罪五逆鸞以貪虐論革萬受三千金薦為大將是黨恃逆也罪六俺答深入萬戒丁汝襲勿戰及逮治汝襲猶許密疏奏保是悞軍機也罪七郎中徐學詩以劾萬奪官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罪八吏兵選除以入賄為低昂將官既納賄於萬不得不剝軍士有司既納賄於萬不得不脫百姓是失人心也罪九詔諫欺君貪污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罪十然此十罪有五奸以濟之厚賄左右凡聖意所在皆預知為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萬之問謀奸一以

彈詞註卷一 下

十四

趙文華為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是皇上之納言皆萬之鷹犬奸二懼緹騎緝訪即與廠衛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萬之爪萬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非親知不得為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萬之奴僕奸四慮部臣有言乃將各部有才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工皆萬之心腹奸五願皇上察其奸治其罪名問二王使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著致任內賤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奏帝怒命繫錦衣獄詰訊引用二王故繼盛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萬者獄具命杖一百血肉塗起下刑部擬罪尚書何喬受萬指坐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繫獄三年每出木曰審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曰審士庶夾道擁視共頭萬乃以縱寇不宥之張經覆奏疏內附繼盛於尾帝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旨行刑是歲京城大辟當刑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繼盛與焉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為萬所抑不得達明殺諫官自此始 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謚忠愍

除吾瘍猶不足沈鍊冤魂

先是俺答薄都城錦衣衛經歷沈鍊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邀擊其情歸

必大捷嚴嵩廢格不報鍊乃抗言嵩父子納將帥賄
誤國大計歷數其十大罪詔以鍊試誣大臣廷杖編
田保安其里長老聞知鍊狀為皆遣子弟從學鍊與語
忠義大節乃爭詈嵩父子以常又弟芻為偶人三
目為林甫僧及嵩而射之語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
總督楊順故嵩黨也適敵大入破應州諸堡順多殺
邊民掩敗鍊怒讓之且賦樂府二以諷順順大恚走
其私人白世蕃曰鍊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使
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楷至與順合筮捕諸白蓮教
通叛者竄鍊名籍中以叛聞取中旨殺之籍其家萬
子順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猶快快曰丞相薄
我賞猶有所不足乎取鍊二子在佃所者杖殺之移
檄越逮其長子襄至日掠治且死會給事吳時來劾
順楷誤國大罪襄得釋隆慶初詔褒言事者鍊寃始
白襄伏闕上順楷殺人奸狀給事時亮贊以封事請
詔捕順楷論抵罪沈鍊
字純甫號青霞山陰人

一幅畫一首詩王忬票斬

宣大總督王忬有古畫云值千金嚴世蕃索之忬有
臨幅以獻有精於辨畫者往來忬子世貞家有所求

彈詞註卷十一

十五

為世貞所斥其人知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以語世蕃
街之忬先懲楊繼盛之死嵩已含怒世貞又為之經
紀其喪弔以詩員外况叔祺以詩告嵩嵩益憾之會
俺答犯大同入潘家口鄧懋卿以嵩意為草授御史
方輅參忬禦邊無術嵩票本王忬調度失宜致賊深
入生靈被禍著錦衣衛奏刑部比失陷城寨律斬
議充軍復票旨從重議奉刑部比失陷城寨律斬
遂見殺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太倉人忬之子也

祭海神總鹽政憑寵恣橫

倭寇侵掠江浙帝命趙文華祭告海神並察視江南
賊情文華既出憑寵自恣所有毗睚立即推仆百司
震懼財賂競進比倭寇焚掠尤烈及祀海還帝疑之
嚴嵩為文華保全計因倭報緊言於帝復遣之文華
再至而東南民愈困矣嵩又以私人鄧懋卿為都御
史總理天下鹽政漁獵民財懋卿巡行郡邑其妻從
行裝五彩輿以十二女昇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
錦飾厠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淳安知縣海瑞供帳
疏簡慈谿知縣霍與瑕清鯁不
屈跋巡鹽御史秦淳俱劾落職

易腰帶進尚書怒因藥酒

趙文華自浙歸行珍寶於嵩父子至入內室叩首嵩
妻嵩妻勞苦文華謂相公尚不能為郎君易腰帶耶
高丞稱文華於帝進位尚書躡加太子太傅臣與嵩
結主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
知帝曰嵩有是方何不奏我嵩聞之懼且恨召文華
問之曰若何所獻曰無有嵩取疏示之文華謝罪嵩
不令起呼左右拽出
令門者毋為文華通

伏阿奴軒櫺下寶髻嫌輕

趙文華見怒於嵩日憂懼為乞憐於嵩夫人夫人以
其兒也憐之一日嵩休沐諸義兒咸候起居置酒堂
上夫人上坐文華遙望不得入乃曲賂左右伏軒櫺
下酒中夫人曰今日舉家在座何少文華嵩嘻曰阿
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宛轉暴白文華竊望見遽走
伏席前涕泣嵩勉留侍飲轉意未釋也文華初賂世
蕃金絲幕一具共姬二十七人皆寶髻一世蕃以為
薄恨之乃為疏草使引疾歸是時帝方修元其疏中
有病語怒削
其職子戍邊

嵩既老倚東樓縱淫失寵

嚴嵩在內閣凡御札下問或早或暮嵩耄而智昏多
矚目不能解世蕃一見躍然揣摩摩曲中據之奏答悉
當上意又陰結內侍纖悉馳報每事先有以待帝益
喜不能一日亡嵩嵩又不能亡其子也帝政既久諸
司以事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曰與東樓議之
東樓世蕃別號也世蕃益恣因大佚樂嵩聞飛札走
問世蕃方擁諸姬狎客徵逐呼盧不甚了了亦不能
得當如往時中使守直房迫促嵩引領世蕃議覆不
至乃以意對故步皆失帝不憚頗聞世蕃淫縱心惡
之凡軍國大事悉諮次相徐階間有及嵩者不過齋
醮符錄之類而已
徐階
字子升號存齋華亭人

道行夙應龍夢培壘樓傾

方士藍道行以夙得幸帝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夙
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不能格上真中官與道
行謀啓示而後焚則所答具如旨一日帝問輔臣賢
否道行為覘仙對言嵩父子弄權狀帝曰吾亦知嵩
父子貪念彼奉元久且彼誠不肖上真胡不殛之詭
曰上真殛之則益用者之咎故留待皇帝正法既答
報袖以示御史鄒應龍應龍欲具疏未發一日夢出
獵見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壘樓其下甚壯樓俯平

田有米草覆其上。一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劾世蕃通賄諸不法狀。因及萬蔽賢濁。子帝覽之，心動命嵩致仕。下世蕃於理。世蕃死，鄢懋卿為囑法司量坐世蕃賊銀。雷州衛士鶴鴻及爪牙羅龍、文牛信各戍家人。嚴年錮獄追贓。

逃戍伍治園亭巡江逮捕

嚴世蕃戍雷州衛。至南雄而返。羅龍文亦逃。伍潛往歛。縣藏匿。亡命會袁州推官郭諫。臣過萬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為督諫。臣上其踞不起。諫臣具揭。上之。巡江御史林潤潤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家龍文推世蕃為主。假治第。聚眾至四千人。道路洶洶。或謂變且。不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至京。潤下諫。臣捕世蕃。徽州推官粟和捕龍文。並諭袁州府詳具。嚴氏暴橫狀。潤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帝怒。詔下法司訊狀。

倒海水幾激怒款段都門

世蕃下法司。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聚黨竊議，謂賄字不可掩。惟聚眾之說得削去。而填楊繼盛沈鍊下獄為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使人言於刑部尚書黃光昇。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卿張守直皆依其言。具稟詣徐階。階閱稟曰：「法家斷業良。佳屏左右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當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言揚沈正欲抵死。階曰：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泉愕然請更議。」

出袖稿扁戶書通倭謀叛

時眾請更議。階曰：「稍遲事且洩。當照原疏開發。聚眾本謀以試上意。乃出一橐於袖中。曰：『前賜攜印及寫本吏同來。』皆曰：『已至。』即呼入扁戶。令疾書。用印封識。世蕃大喜。計行不知。已改疏。上但言其通賄。僭侈狀。且曰：『逆賊汪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龍文招直。餘黨伍北走。擬誘至北寇。相為響應。罪死者徑自直。海曰：『此逆情非常。其會法司覆勘。具實以聞。』命下階袖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略問數語。遂至私第。具疏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有顯

證請亟正典刑帝從之
命斬世蕃龍文於市

剪大斲寫遺書一字無成

法司疏上世蕃雖善探不得知也及命下與龍文相
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
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譽階能剪大斲者階
感額曰彼殺桂州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亮者知我
也

極盛滿愧家奴蚤知禍作

嚴嵩用事家人嚴年者最黠惡士大夫呼為萼山先
生嵩末年有分宜令麻城人在京候嵩於私第坐旁
室中俄有一家奴從內出令人見而起奴乃叩首令前
令驚曰若何行此禮奴曰我主盛滿已極旦夕禍作
奴輩皆不免此時得公寬插楚足矣令為歎息未久
嚴氏敗令治其家衆是奴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
之此奴賢智
過其主遠矣

殺人子好殺君戎首儉壬

彈詞註卷二下

谷應泰曰嚴嵩下有殺人之子上事好殺之君二十
七年殺曾銑殺夏言三十四年殺楊繼盛三十六年
殺沈鍊三十七年殺王忬嵩父子至此寧有死所乎
獨惜世宗明殺輔臣始於夏言明殺諫官始於繼盛
大禮之獄猶云母子之恩為其太甚
夏楊之誅乃以儉壬之相甘為戎首

楊英婢險縊殺天河釣叟

帝幸曹妃宮既寢宮婢楊英以組經帝頸謀弒有張
金蓮走告太后馳救得免並曹妃誅之帝曰賴天地
鴻恩過除宮變醮朝天宮七日帝自號天河釣叟命
羣臣賦詩其詩曰紅竿百尺倚潢流獨汎仙槎問斗
牛拱極衆星為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鈎撒開煙水三
千丈坐老乾坤八百秋相見玉皇如有問絲綸今屬
大明收獨為
稱旨賜脫

薄三倫甘受詈老不回心

戶部主事海瑞疏曰陛下一意修元二十年來法紀
漸弛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精
疑誹謗僂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
大內人以為薄於夫婦賦役日煩萬方懸磬諸臣猶

修齋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繼表賀營繕宮殿差
求四出無一人漢陛下言者夫元修以求長生也然
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
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
疏入帝覽之怒甚投於地已復取再讀疏竟留中帝
一日達諸宮婢宮婢相語曰皇上受詈海瑞乃洩忿
於吾儕耶帝聞之傳旨海瑞詈主毀君悖道不臣杖
六十錦衣衛收訊海瑞瓊州人字應麟又字休賢
號剛峰
謚忠介

方堯舜號堯齋又加道號

帝每以堯舜自待羣臣亦以堯舜諛之自號曰堯齋
又自上道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後
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
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元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
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
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萬壽帝君

自追思增愧恨誑惑姦人

帝遺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
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至姦人誑惑祈禱日舉土木
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邇者
方圖改轍遽嬰疾每每一追思惟增愧恨

雖能悟許傳旨箕書鉛藥

陶仲文徒胡大順先以事敗斥去乃偽造萬壽金書
一帙詭稱呂祖箕授者用黑鉛取白名先天玉粉九
命其黨何廷玉賫至京因藍道行徒藍田玉通內侍
趙楹獻之帝曰既有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等遂詐
傳旨徵大順進京更名胡以寧帝知為大順惡之以
問徐階階曰大順小人田玉乃世蕃黨妄進白鉛其
意叵測至詐傳密旨罪
惡尤重收大順等誅之

究竟是餌仙方燥熱身崩

先是王大任奉命招至方士王金等以修鍊幸偽造
諸品仙方及以金石藥進御其品詭秘不可辨皆非
神農本草所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為主性極燥熱帝
服之火發疾甚帝修元西內至是還乾清宮遂崩

莊皇帝遵遺詔立誅方士

世宗崩遺詔云皇子裕王仁孝天植即皇帝位勉令
修德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復

職方士各正典刑於是世宗第三子裕王載堉即位
改元隆慶是為穆宗莊皇帝削奪邵元節陶仲文官
爵誥命下方士
王金等獄論死

錄建言榮存歿三等加恩

吏部奏先朝建言諸臣如沈鍊徐學詩等三十餘人
宜遵詔錄用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復職贈
蔭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元廷杖死
者復職贈蔭若楊最等十人繫獄戍邊斥元牖下
者復職增官若唐胄李璋豐熙楊慎揚名王元正等
三十八人尚書熊浹諫箕仙御史楊爵劾權貴雖罪
止罷黜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
者一體卹錄 楊爵富平人

杖內使繫張恩仁明獨斷

內使許義挾刃嚇人財事發御史李學道不俟參提
執而答之內使百餘人奪擬毆之帝知之杖為首百
充軍餘杖六十戶部李已劾崔敏傳買金瑤科擾紛
紘帝杖已繫獄時內犯張恩亦繫獄給事舒化請釋
已恩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為民恩繫獄如
故始法司意恩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始
俞然謂仁明獨斷
彈劾註卷十一下
左右不得與也

釋田劉傳特旨賄減情矜

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實失陷山西石州論死繫獄
已久一日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鹵執奏二犯有何
情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請仍
付法司以釋羣疑奏上奪俸吳瑞登曰石州之陷非
細故也田劉失律非輕罪也昔以法司論死今以特
旨減死非定法也必其賄賂有靈故忽有此詔耳

出體乾錮李芳不知罪狀

先是內降戶部采買珍珠金玉尚書高耀即時召商
收買凡貴近之家以伴當為商人交送戶部倍價取
利及劉體乾為尚書凡有取買執持不行又上疏言
財用絀乏請停采買疏至文思房不收令賫本吏領
回體乾復令賫往吏被毆逐將原本送內閣李春芳
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未進呈忽內閣著問住
太監李芳每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之
帝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愷言芳罪狀
未明莫知所坐帝曰芳無禮第
錮之繫獄二年發安南京淨軍

杖廷臣違直諫詹鄭石星

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供造鰲山修理宮苑
花欄龍鳳鞞韃架監櫃玉盆之費使羣小因而乾沒
為聖德累不小帝怒速杖百編氓尚實丞鄧履淳陳
時政略曰時方多故百姓怨嗟物怪人妖天鳴地震
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卧薪嘗胆之日也諒陰
已三期矣曾名一大臣質一講官納一諫士乎回話
屢懲內批突降言涉宮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
可破疏入命杖一百下獄科臣石星上圖政聽納察
人心疏曰養聖躬勤聖學勤視朝速上允廣聽納察
讒譖帝怒命廷杖削籍自御五鳳樓潛察杖者即
穆文熙星友也恐杖斃乃義白緹
帥而身掖蔽星且掖以出得不死

尚新鄭徐華亭輔臣立具

高拱新鄭人徐階華亭人同在內閣帝即位初錄建
言誅方士諸新政階俱遵遺詔行拱非之謂是暴陽
先過遂與階有隙一日謂階曰公在先帝時導以齋
詞求媚宮車甫晏駕而即倍之又結言官而必逐其
藩邸腹心之臣何也階曰公誤矣言路口多我安能
一一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倍先帝欲使思自

彈詞註卷十一

先帝出耳公言我導先帝為齋詞獨不記在禮部時
先帝以密札問我言拱有疏願得效力於齋事可許
否此札今尚在拱頰赤語塞兩人隙益深陳建曰新
鄭吹噓有無改於父之說不顧國事之是非而惟與
華亭立具輔臣不和無望君德之純
高拱字肅卿號中元謚文襄

衆言官相搏擊鷹犬甘心

御史齊康言徐階專權蠹國科道陳瓚歐陽一敬蒙
儒等文章劾康為高拱門生聽其指使宜置之法通
政使海瑞言階憂勤國事康乃甘心鷹犬搏擊善類
詔降康二級補外任朱氏曰嘉隆間言官多私意
搏擊文貞文襄皆賢宰相康誣讞文貞陳瓚輩文章
劾之是矣乃稱係文襄指使是借康以動搖文襄也
海忠介所謂甘心鷹犬
者又豈獨一齊康乎

探囊篋起門人募讐具獄

科臣張齊劾奏徐階不諫先帝齋醮因位取寵階再
疏乞致仕去會漢陽知府孫克弘遣家人孫伍至
克弘亦華亭人或妄傳為首所吏韓輯計欲傾階至
伍卧內大索裝資至探囊發篋竟無所獲更引克弘

他事極言誡階高拱衛階不已使給事張遵論階三子罪行巡按逮而起其門人前蘇州太守蔡國熙擢為蘇松兵備屬之獄階之讐復上書誣階父子事併下撫按悉以委國熙國熙窮治其事且募能言階三子及家人者有賞於是凡生平賂階三子者皆前挾金不已而奸馴小人無故而挾之亦得所欲去階大困上書於拱其詞哀拱頗心動而國熙所具獄戎其長子藩次子琨氓其少子瑛沒其田六萬畝御史聞之朝拱為旨謂太重令改讞國熙變色曰公使我任怨而自為恩穆廟崩拱去位事得大解

兩三朝遞傾軋大楚承迎

時高拱與張居正同在內閣各負氣不相下吏部尚書楊博謂居正曰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分宜華亭新鄭遞相傾軋相名坐損可為殷鑒科臣曹大楚疏論高拱不忠十罪請如嚴嵩故事立賜罷黜支大綸曰望風承旨迎合權要此近世官立賜罷黜支楚以高文襄比之嚴嵩其為江陵鷹犬無疑矣居正字時大號太岳

神宗立剛十齡國疑主少

穆宗不豫名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受顧命曰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拱等哭奏曰東宮雖幼祖宗法度具在臣務竭忠輔佐不敢愛死穆宗崩太子翊鈞即位改元萬曆時年十齡是為神宗顯皇帝

拱被逐儀旋逝元輔江陵

時太監馮保居中用事高拱使臺諫交劾保必欲去之使所厚語張居正居正陰洩之保保言於皇后貴妃曰拱欺太子幼冲欲迎立其鄉周王以為功兩宮皆錯愕保乃抑科道疏不遽達而擬旨逐拱居正臣於會極門聽宣詔拱以為且逐保也使使約居正入朝居正稱腹疾故徐徐進中官出兩宮與皇帝詔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名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威福自專通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威福自專通留拱面如死灰汗徒如雨伏不能起居正傍掖之扶出即日宣武門僦羸車立而附載緹騎兵番踉蹌追逐喪厥資斧大臣去國以為具聞未幾高儀亦病死居正為首輔帝賜居正御書大字曰元輔曰良臣

羣臣章疏不敢斥名亦第稱元輔帝手詔稱元輔稱太師皆盡古師臣之禮焉

擅威福攬事權慨然自任

張居正既登首輔事權獨攬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御史劉臺劾居正專擅威福罔上行私居正見帝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為擅作威福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異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訊伏地不肯起帝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戍時議藉藉居正具疏為解免杖奪職為民

築河堤蠲積逋利賴民生

先是淮揚諸郡苦水患及陵寢張居正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帝即其家以原官起用便宜行事凡築土隄石隄塞決口建減水閘踰年告成費不過五十萬金徐淮間延袤八百餘里兩隄夾峙河流其中不致南決又高家堰既塞淮不奔黃浦盡趨清口會黃河入海數十年弃地民可耕種居正請蠲積逋疏曰百姓一歲之入僅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豈能完累歲積逋乎有司往往將今年所徵抵完舊逋即今歲所欠又為將來帶徵矣乞諭戶部覈萬曆七年以前積逋悉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在百姓易辦在有司易徵是官民兩利也帝從之詔下中外大悅

勸法祖時納誨贊成君德

居正勸帝力行祖宗法度嘗因講畢言及建文出亡詩命錄進覽居正曰亡國事不足觀請錄皇陵碑及高皇御製集以上帝覽畢曰朕讀之不覺感泣居正曰祖宗當日艱難蓋以天心為心乃能永保洪業因述聖祖微時事及即位勤儉帝愴然曰朕敢不繩勉法祖然尚賴先生輔導居正勸帝講學親賢愛民節用開經筵進講章進帝鑑國說令翰林官分番入直質問經義諫說治理帝留意翰墨居正以為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係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寶錄分創業艱難屬精圖治敬天法祖等四十餘則次第進呈居正隨事納誨帝嘉納之

平都蠻滅羅旁命將知人

都蠻古瀘戎也自漢遣唐蒙通巴笮開犍為郡其後諸葛武侯一討平之其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梗人

彈詞註卷十一 下

五三

屯聚其中時出沒為寇蜀當事者告急居正薦兵部
右侍郎曾省吾往討之時四川總兵劉顯以閩事為
言官不效得罪且不得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
蜀事不效當罪曾省吾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
曾方略凡六越月諸寨悉平擒斬無算得蠻帥三十
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面而還
嶺西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
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蠻窟穴其中世宗朝浪
賊黃德祥等雄據兩山轉相寇掠蔓延三朝不可撲
滅居正舉兵部尚書凌雲翼督師討賊瀕居正曰
今五指北三八寨諸蠻雖乘間竊發要當審所緩急
耳凌既至部署十道進破諸巖洞五百六十有四俘
斬四萬二千有奇拓
地數百里置郡縣

任李戚鎮薊遼邊情指掌

居正以遼東總兵李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為一時冠
請加顯秩以勵將士封為寧遠伯又以戚繼光為薊
遼總兵官會遠撫張學顏報稱寇二十萬犯遼東前
鋒先抵太寧帝憂之居正曰暑月非北騎狂逞之時
必無慮既而繼光奏報諸部解散居正因上邊事疏曰
遼東告警臣已面奏料其無事今報解散臣使人密

彈詞註卷十一

二四

偵則把都在巢駐牧所報皆屬虛聲臣不以寇不來
為喜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為慮也兵部聞報張皇事
已又寂無語乞諭兵部語以邊情虛實之由仗之知
警又薊遼總督梁夢龍報土蠻大舉入寇居正請令
夢龍駐永平繼光駐一片石伺間邀擊既而土蠻犯
前屯夢龍成梁擊走之
繼光字元敬號南塘登州

人謹
武毅

命佳口視浙師亂戢兵民

時浙兵因減糧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遂倡
亂擁撫臣吳善言窘辱萬狀責吳自書楊削狀以庫
銀二千作酒食乃縱歸明日二魁陽縛請受法然兵
皆匣刃待矣諸司謂知其狀姑好語撫之而具其事
上聞朝廷以御史張佳口往浙視師無何市民變復
作有上虞丁仕卿素與杭市大繪相結因夜役不均
仕卿語大繪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靡而獨奈我何
大繪意動會仕卿坐他法立響應至千人將薦紳免
役者焚其第劫財帛以逞遂破臺使者門佳口方抵
嘉禾聞警促駕曰速驅之尚可離而為二也抵臺治
事亡賴益洶洶佳口乃從數卒出迎謂之曰汝曹毋

反反則移六師至族汝矣且汝必有所若鬼以司
役告佳口即下令除之眾雖陽散乘夜復大掠佳口
乃召文英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汝耶壯士故不
畏死今市亡類為亂彼無他勞不可以汝曹例汝為
我倡眾捕亂功成詎論贖且其勞即不幸死死義終
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稱叛卒乎二黠魁
踴躍聽命遂前薄亂民大敗於萊市橋褚家堂等處
反縛詣臺者百五十人而任卿在焉訊得倡謀挾刃
腹金帛者五十餘人皆梟之餘放歸民亂始平佳口
復念悍卒猶未置法乃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
予之冠帶榜於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感帖然
服密廉得倡亂者陳德勝七人曰汝為亂首天子三
尺不貸斬之復捕文英廷用至曰汝故自祈死今得
死晚矣又斬之而馳使通赦各營曰天子以爾有功
不盡誅今後當盡力為國守禦軍民歡呼
浙自是無警矣事聞帝進佳口右都御史

十年內好相業史書彪炳

張居正於隆慶元年以禮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
四年進少傅六年進少師受顧命萬曆元年位首輔
加上柱國太師萬曆十年卒舊史載居正登首輔慨
然有任天下之志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

彈詞註卷十一

五

納十年來海內肅清用成梁繼光委以北邊攘地千
里荒外警服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
籌國富太倉粟可支十年同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
君德抑近倖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
績炳然從信錄云江陵桐才儘
好相業可觀惜相量不足耳

為奪情跪索刃被議忘親

張居正父喪訃至帝手諭宣慰居正上疏乞回籍守
制有旨奪情視事居正再疏乞終制不允乃請在官
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皆言其志親貪位居正大
怒大宗伯馬自強曲為解居正跪而手撫鬚曰公
饒我公饒我學士王錫爵徑造喪次為之求解居正
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為老先生而怒語
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
爾殺我錫爵趨出明
日四人同受杖遣成

王大臣囑誣拱事由附會

帝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張皇左
右執之馮保立鞫之名王大臣問何來曰自戚總兵

所來居正囑保曰戚公方握南北兵禁勿復言可借
以除高氏大臣既下殿隨有辛儒者與同寢處極款
厚因教之曰但稱自高閣老所來欲陰行刺即官汝
錦衣賞千金大禮詣居正曰願以百口保高公吏部尚
書楊博曰願相公持公議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
高公耶取厥揭投博曰是何與我揭有居正竄改歷
歷有據四字守禮識居正筆納諸袖曰機密重情不
上聞先政府耶居正覺指謝曰苟可效敢不任乃以
馮保與守禮及錦衣朱希孝會審忽風霆兩電不止
理刑宥白一清厲聲曰天意如此可不畏乎事無影
響而強誣之我輩他日能免誅儻耶天稍朗乃會問
厥衛問事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如何打
我保問曰誰主使大臣瞪目曰爾使我乃問耶保氣
奪強再問何言高閣老曰汝教我我何識高閣老保
懼遂罷審密飲大臣生漆酒瘡之高老亦幸無虞將
大臣送法

司遂處斬

瑣按昭代紀略載王大臣本名龍章竊主百戶章守
正金走三屯營投賊總兵軍不中選歸遇賣劍者買
劍二刀一比至京竊金盡市劍不售則謀入內府為
盜因假內使鞞帽衣服牌總以清晨入乾清宮門值

彈詞註卷十一

三

駕至龍驚走被執詰姓名曰王大臣發厥衛鞞狀得
刀劍二於衣中自言戚總兵家人受繼光指與客呂
舉人祖望偕來及逮祖望與對不驗則誣稱中官柯
四令其入內府行劫又不驗則誣稱高閣老拱令與
家人高本李實同至京及不知姓名內使引入其僕
為逆及捕拱原籍並無所稱李實高本者止執其僕
高來至京與龍質前後所言殊不相覆乃送法司治
罪刑部郎中鄭汝璧恐龍妄指陰以藥瘡之對狀不
發一言斬於市是獄也人謂馮保實構之冀以害高
而江陵以人情不順故申救之高得免禍據此則章
龍板誣拱賴江陵申救而紀事者不可盡信如此朱璘曰
居正與拱權位相軋拱去身為首輔則亦已矣若借
大臣一案欲殺拱事保此稗官野史曲意附會委罪
江陵非持
平之論也

因護喪知怒保兩借交傾

太監馮保惟逐高拱一事是其首惡此後頗稱持正
如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羣臣進頌保曰主上
幼冲不可以異物啟其好尋以白燕送出保每裁抑
內使不令預朝事人多恨之帝嘗與小內侍戲保至

即正襟端坐凡有賞賜非出保口無敢受者帝積不能平一日垂醉拔劍欲斬之保匿牀下賴太后救得免保求去江陵不可乃挾太后命令帝手書悔過詞以謝帝益銜之江陵歿始有鋤保意左右知之告御史江東之李植二人猶未敢遽言攻保會帝遣太監張誠護居正喪歸誠素見惡於保被斥至是遂撫居正交結保狀上聞李植等踵張誠之說劾奏保十二罪借居正以傾保亦借保以迫論居正帝曰朕待此疏久矣安置保於南京於是諸人紛紛報復迫論居正結保弄權詔奪居正封誥贈謚

籍家產搜珠寶滅門同叛

居正故隸遠王尺籍至遼王憲熾淫醜多所陵轢有人告王謀反逮訊無反狀坐淫醜銅高牆廢其府居正售以為第人竊忌之至是帝從遼府次株連頗多請籍沒居正家產不及嚴萬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詔曰張居正誣曠親藩箱制言官蔽塞朕聰私占廢遼地畝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斷棺殛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俱發煙瘴地面充軍有司勘其家屬長子欲修不勝刑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馴奏曰居正家產抄沒國法已正眾憤已平但其八旬老母衣食不周子孫死亡相繼殊失罪人不孥之意帝詔有司官保全之時謫王將婚太后言珠寶未備帝曰辦此不難近來廷臣無恥盡獻張馮二家今已抄沒入官其後竟無所得朱氏曰江陵功在社稷未可誣也及沒神宗惑於仇口忘其舊勳籍產滅門視同叛亂是神宗負居正居正不負神宗也

感南臺誣血口大負忠勳

初帝賜居正手敕有精忠大勳言不能盡官不能酬之語至是感於讐口如御史羊可弘追劾其歸葬有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甕識者謂那得有許多井許多竈可笑也且世宗自號堯齋神宗自號禹齋中允高啟愚主南京已卯科鄉試題出舜亦以命禹意屬諛君亦未可知乃南臺乘隙誣居正欲受禪啓愚為謀主勸進仕途血口洵可畏哉

江陵逝初政衰申王寬大

初帝欲營建居正諫止居正沒即興工動費巨萬朝士更易殆盡居宮靜攝不視朝初政遂衰捷錄曰繼江陵者吳郡申時行太倉王錫爵二輔臣務為寬大以悅人心而法紀弛矣臨御久而倦勤生經筵以虛

裡祀屢攝而政事怠矣 時行
字汝默號瑤泉長洲人謚文定

建言臣偏且亂枝節橫生

輔臣王錫爵疏言臣幸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人無擇
言言無擇官然言太頹則亂太執則偏太深則刻今
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疏奏
如賈豎紛爭雖有讜論亦將格而不入矣閣臣葉向
高疏言近日建言諸臣意見稍分藩籬遂樹株連蔓
引枝節橫生朝賢暮否好莠自口皇上無所可否聚
之使爭養之使鬪奏牘日多事端日起 錫爵言元
馭號荆石太倉人謚文肅向高字量幼號臺山福清
人謚
文忠

立名節攻宰相殊卑國體

時廷臣自負氣節每與政府相抗給事段然首論內
閣王錫爵朱賡擅權亂政何士晉論錦衣都督王之
楨為輔臣爪牙禮科張鳳彩刑科蕭近高張國儒交
章論錫爵賡奸狀俱不報朱璘曰張江陵沒後南北
臺諫不問是非不問賢否專攻宰相意謂欲立名節
當自清宮禁始欲清宮禁當自攻宰相始賢如申文
定王文肅朱文愨直指為權奸部司諸臣明知其誣
慮及併噬不敢辨白朝廷亦知其誣避其激聒疏竟
留中使言者益橫國體益
卑人心風俗愈不可問也

彈詞註卷十一

爭國本滋激聒立愛疑心

帝恭妃生皇長子鄭妃有寵生皇三子即命進為貴
妃給事姜應麟等以鄭妃生次子恭妃誕元子不宜
反令居下帝怒諫之論閣臣曰彼疑朕廢長立幼生
揣摩上意朕豈以私意廢公論耶員外沈璟主事孫
如法言恭妃育元嗣五年未聞進封所以不能無疑
帝亦怒諫之時行疏請冊立謂帝許鄭妃是以立愛
王三餘等各請建儲不報中外謂帝許鄭妃是以立愛
言者紛紛帝曰皇后尚少恐後有出令將三子一
并封王以待將來無嫡立長羣臣謹然曰三王並封
名分何辨乃攘臂大呼連章累牘曰爭國本緣此迫
脅輔臣挽回成命疏請停封祇請皇長子出閣預教
帝又欲皇三子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疏爭之兩京九
趙志臬張位亦言皇三子決該少遲帝從之兩京九
卿科道合辭復請立東宮鄭貴妃弟國泰亦特疏懇
請帝諭曰皇子體弱稍俟年月長幼之序豈有搖動
鄭妃嘗請定名分以免疑議朕前已諭卿等知之今

又來陳奏朕不喜激聒且希十四年至今未有一年
一月一日之不激聒者此輩離間我父子以成己賣
直圖報之逆志子乃朕子諸臣以言激朕欲朕之疾
劇乎至萬曆二十九年帝從閣臣沈一貫請乃冊立
皇長子常洛為皇太子次子常洵為福王常浩瑞王
常潤惠王常瀛桂王後皇后病不起羣情疑鄭貴妃
必為后及皇后崩中宮
從虛貴妃竟不進位

編廢立續妖書憂危竝議

山西按察使呂坤輅閩範圍志一書鄭國泰增入后
妃部始漢明德皇后終鄭貴妃給事戴士衡言坤逢
迎掖廷語侵貴妃全椒知縣樊玉衡先請立東宮疏
內有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語貴妃問
之訴於帝會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編成一書
名曰憂危竝議內刺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鄧承恩
等戚黨疑其書出士衡手承恩疏辨並奏士衡捏造
偽書中傷善類目為二衡以激上怒因並遣戍及太
子既立又有造妖書云續憂危竝議凡三百餘言謂
東宮不得已而立故從官不備寓後日改議之意其
特用朱賡賡者更也內外官附賡者文則戎政尚書
王世揚巡撫孫瑋總督李汶御史張養心武則錦衣
都督王之楨都督僉事陳汝忠千戶王名世王承恩
錦衣指揮僉事鄭國賢又有陳矩朝夕帝前以為之
主沈一貫右鄭左王視福避禍他日必有靖難勤王
之事吏科給事項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刊其
書一夕間自宮門至衢巷皆遍及明舉朝失色莫敢
言朱賡以聞帝大怒令廠衛搜緝務得造書主名偵
校塞路大
開告密

彈詞註卷一下

三元

得生光方免坐沈郭諸君

先是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相訐越奏奎非楚王子
禮部侍郎郭正域江夏人右宗人正域係閣臣沈鯉
門生鯉又右正域尚書趙世卿等皆言王非假給事
姚文尉等疏論正域修怨謀陷王帝以王為真罷正
域官沈一貫亦以楚宗事恨正域及鯉於是給事錢
夢阜論妖書直指為正域與鯉所造御史康丕揚起
而佐之正域方守凍路河發卒圍其舟捕無所得邏
媪十三人又捕正域舍人毛尚文等拷訊無所畏
校且環逼鯉第迫脅不堪時邏織株連長安中無敢
偶語最後得錦衣百戶崔德緝順天黜生嫩生光生
光性險賊善脅人財遺戍大同赦歸不悛猶脅鄭國
泰金廷訊時御史沈裕恐無所歸獄厲聲折生光從

重論生光歎曰朝廷得我結素如一移口諸君何處
求生遂誣服生光論斬帝加等以謀危社稷律磔於
市妖書實非生光第其自言爲此肉碎落如磔越
舍人永嘉趙士禎疾篤自言爲此肉碎落如磔越
音低正域字美命號明
龍沈鯉字龍江歸德人

正宮中憂鬱疾風聞臆度

工科王德完疏言道路相傳中宮役使止數人憂鬱
致疾帖危不保臣得風聞言事蓋孝端皇后撫育諸
子有恩帝以賢相敬重惟后多病故德完臆度以爲
帝寵鄭貴妃待后衰薄致此疾也帝震怒下錦衣衛
治訊

忽張差棗木棍面諭慈寧

萬曆四十三年有一男子持棗木棍撞入慈慶宮打
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衆執之皇太子奏
聞命法司提問巡城御史劉廷元奏犯名張差口稱
持齋討封迹涉風狂貌似祭黥刑部郎中胡士相等
審差供被李自強等燒差棗草氣憤來京聲冤從東
進不識門徑路遇二人言無憑據如何進拿槓子一

彈詞註卷十一下

三

條便可當作冤狀差氣忿失志顛狂遂拿棗木棍復
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被擒合依宮殿前投磚
石傷人律斬立決提牢主事王之寀奏臣散飯獄中
見張差非風顛人供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
姓名老公到京有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說且先
走一遭撞著便打殺與我棗木棍領至厚戴門進爺
宮門上守門官阻住我打倒他老公多遂被縛小爺
福大又招齊棍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姓名不說乞赦
會問郎中陸大受疏言青宮何地變豈無因內有奸
戚二字帝惡之與之寀疏俱不報行文薊州確查知
州具言其發顛始末諸臣皆欲以風顛結案刑部司
官胡士相等十八人再審差供馬三舅名馬保三道李
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成三舅外父常往保處送
街道大宅子是往朝外劉成三舅外父常往保處送
灰保成和三道等偪著我來說打上宮中見人便打
等語給事何士晉言事涉宮闈形見勢逼時語多涉
戚臣鄭國泰且侵貴妃國泰前口諭昨有風顛張差
闖入東宮傷人外庭遂生枝節誰無父子爾等乃欲
雜問吾父子耶適見刑部問的招情止將本內人犯
張差龐保劉成即時處死其餘不許波及一人因執
太子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又以手約

太子體曰從六尺孤至今成丈夫矣我於彼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顧語與諸臣言之太子曰似此風顛之人不孝之子帝親愛爾等無聽流言不忠之臣使罷我為尋斃保成於內庭夏允彞曰挺擊事之案詢差言甚悉舉朝喧然以為國戚有專恣之意而攻東林者云上於貴妃盛時曾許立愛晚愧言之不符因勸貴妃廣修佛事助銀十萬建祠二瑞以為磚瓦多不若置人忘之焚其薪差訟於瑞被責差以產破薪焚訟又不勝憤憤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諸臣危言逐執必斥逐執法者何歟

責國泰保疎虞鄭妃泣拜

先鄭國泰具揭自白何士晉復奏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姦威兇鋒等語並未直指國泰主謀國泰遽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乞將龐保劉成拷訊如供國泰主謀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即皇上亦

彈詞註卷十一

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請與國泰約嗣後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國泰保管稍有疎虞即便坐罪語雖不倫帝亦不問是時貴妃危懼訴與帝命自白之太子貴妃見太子辨甚力貴妃拜太子亦拜且拜且泣帝亦掩泣為斃二瑞以解

據風癩主挺擊易世紛爭

先是薊州知州戚延齡具陳張差致癩始末諸臣據為口實以風癩二字定為鐵案矣惟王之案陸大受何士晉力主挺擊辭連宮禁及事寢科臣徐給古臺臣韓浚糾之案特黜為民補士晉於外大受以臺緝緝上言張差挺擊之謀打死小爺之逆稍有人心宜請劍殺賊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偏用之以庇奸黨首捏風癩以為張本之案明言入告諸奸恨不附已寧寬賊徒而罪之寔天啓二年之案又上先胡士相主風癩者也驗官張問惡相濟五年御史楊維垣劾張差一案云君臣之間以理諭不以勢激之案誣皇祖負先帝先帝之危不危於張差之一挺而危於之案之一激岳駿聲復申挺擊始末疏入駿聲

起用削之策籍遠訊追賊之案竟以重譴死

顧憲成倡講學東林黨議

從此後相傾軋五十餘春

自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為請內閣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為多事錫爵語文憲成曰顧憲成曰所怪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然時行性寬平所斥旋加拔擢沈一貫既入相以才自許不為人下憲成不合遂謫歸講學於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相持附一貫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是為東林黨議之始自是南北科道互相攻訐至不可問給事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憲成講學東林遙執朝權結巡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等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不報自萬曆二十二年起言官攻言官大臣攻大臣更相傾軋垂五十年憲成字叔時號涇野無錫人謚端文一貫字肩吾號蛟門鄞縣人不揚字叔孝富平人

彈詞註卷十一

齊楚浙攻道學當關虎豹

時奏疏一舉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黨元詩教周永春韓浚為首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黨官應震吳亮嗣等為首蜀人田一甲徐紹吉輩附之浙黨劉廷元姚宗文為首鄉人商周祚董元儒輩附之他如劉文炳房壯麗等及南京周達孫光裕輩相應和務以排東林攻道學為事因為小東大東之說以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諸擁護東宮者悉目為邪黨偶一人具議羣起力攻不遂不止大僚非其氣類則不得安其位是天下大權盡歸言路帝三十餘年不御朝考選侯命者八年不惟此諸人人居要地籠致後進令入其黨銓部大臣非齊楚則浙人如趙煥鄭繼之李銖年皆七八十餘他方之士不得並進而詩教興邦應震嗣亮廷元宗文勢尤張時人稱為當關虎豹天下清流放廢殆盡

厭章疏置高閣一聽沽名

時廟堂水火紛如聚訟帝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即有指斥乘輿亦不動怒曰

不過欲
沽名耳

缺大僚都門道九卿無跡

吏部所推內外大僚疏一槩不報葉向高言九卿大僚缺之尚書侍郎共止五人而戶部尚書趙世卿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久病不愈刑部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皆病篤只一禮部侍郎楊道賓尚在供職昨陪祭時眩仆壇中未幾都門道幾無九卿之跡矣連疏請將原推部臣亟賜點用不報復請檢發原疏報曰補官諸疏候朕詳覽檢發

推選官苦困守長歎河清

時銓臣推舉部堂久不點用大選官員因吏科無人掌印不得領憑困守都門六部皆虛曹各邊請餉無人發各處解銀無人收頒曆賀冬無人典禮考選科道待命八年吏部具題數十上查無俞旨時有河清難俟人壽幾何之歎葉向高言請人以不用不舍之身居不進不退之地不能効職下不能糊口年復一年徘徊躑躅因乞歸疏四十五上乃得請

彈詞註卷十一

三

春獻策位主謀大興礦稅

萬曆二十四年京衛千戶仲春建策請開礦助大工命戶部錦衣衛各差官同春開採先是姦人王君錫奏開易州礦戶部尚書林材執奏山野之害盜之罔寇之藪也乃止及新建張位為相主其事謂可益國無病民採之便而礦稅始起於是大興開採命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駐山東高家領福建楊榮辦雲南邱乘雲駐四川李敬攝廣東郝隆劉朝用采池州陳奉領湖廣魯坤開彰德衛輝大璫雜出諸道紛然礦務之外天津有店租廣東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用浙江有市船成都荆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雜稅

遣中使肆誅求激變相尋

將諸省稅歸併礦使又命內監王忠稅密雲張燦稅蓋溝橋馬堂稅臨清陳增稅東昌暨祿徵鳳廬安徽常鎮稅邢隆稅沿江洲田是時礦稅諸璫橫肆毒虐掘墳墓奸子女利有贏縮均派官民責脅誅求人人痛憤於是馬堂激變臨清高淮激變遼東梁永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夏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

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西侍郎
馮琦上言礦稅之害滇以張安民故火厥房令粵以
李鳳釀禍欲劊刃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
洶矣兩淮以激變劫毀官舍矣遼左以余東肅故碎
屍抄家矣土崩瓦解亂在旦夕不報檢討蔡毅中上
皇明祖訓節略內關礦稅者為註疏二十二卷不報
三十二年馮琦復言礦使出而苦甚於兵稅使出而
苦甚於礦乃詔罷採礦稅歸有司 馮琦字用蘊號
琢菴臨

已頻年水旱災蟲荒犬鼠

自萬曆十四年水旱迭見四方奏報無虛日北直河
南山西山東陝西俱報異常旱災江西福建江南江
北俱報異常水災廟堂無策惟安撫流移禁戢攘奪
而已嗣是靡歲不然有欽人文宗推孝夢文曰復治
水引見殿上左右以奏積上汪皇推案震怒曰復壞
我東南百萬民命果於三十六年吳楚汪洋無際田
廬蕩然無存人相噉食各省連遭荒旱蝗蟲蔽天翳
日石灰溝天鼓鳴空中有犬形者羣吠有聲又有異
鼠千萬成羣銜尾波
江而南穴處食苗

彈詞註卷十一

三

更兵驕悍煽播上飛文

寧夏時拜以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拜雖請老多蓄
蒼頭軍會洮河告警拜請以所部三千人從征巡撫
黨馨惡其自薦給以贏馬拜快快去至金城諸鎮兵
皆出其下賊平馳還遂有輕中外心态驕橫營每
裁抑之欲坐拜冒糧罪以承恩強娶民女為妾杖之
二十適鎮兵請冬衣布花月糧久未給先鋒營劉東
賜拔撫署前鹿角作忿狀拜遂嗾東賜糾眾入帥府
白事總兵張維忠不能彈壓擁入軍門殺馨焚公署
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劫維忠以侵糧激變報東賜曰
稱總兵聽拜主謀總督遣標下騎馳潼關承恩賜曰
泉營狗中衛廣武河西望風皆靡齋金帛誘套部若
力兎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大猖獗全陝
震動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驕蹇輕縱法所
居僭飾龍鳳擅用闕寺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姦
淫出之已飲田氏兒所乘醉封刃取張並其母首屠
其家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
請勤之蜀人以蜀三面鄰播撫按並主撫朝議行西
省會勘逮應龍詣重慶對簿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
會徵兵援朝鮮應龍願將兵報效釋回遂抗不復出

時昭復詣奏闕下巡撫王繼光一意主剿都司王之
翰軍贖大司馬以倭氛未靖欲緩應龍專事東方乃
仍論贖輸四萬金革其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應龍
再及寬政益怙終不悛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僭立巡
警劫掠屯堡劈餘慶土司毛承雲棺殮其屍又掠大
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堂二司編及與隆偏鎮都司各
衛圍黃平屠重安司長官張熹家流劫江
津南川又侵湖廣四十八屯其勢大熾

逐拜入絕套援功成灌水

大發兵征西夏都御史葉夢熊等分五軍攻之哮拜
自北門出戰欲親往勾套部副總兵麻貴等先登却
敵逐拜入城先是拜結套部奉河東西地圖套人聲
言已與哮王子為一家至是套部莊禿賴犯定邊小
鹽池又以萬騎從花馬池西貴敗入總督繳麻貴偵
擊別遣董一元乘虛搗其巢資引去拜援遂絕然每
搗上味巢斬獲三千級套部驚引去拜援遂絕然每
攻城皆為砲石擊傷乃因寧夏城西北卑下定議水
攻決黃河大壩水灌城繞城築隄長千七百丈大治
船筏攻城決水浸北關城崩因陽調舟筏擊北關承
恩等果趨北關慶戰總兵李如松等潛襲南關遂畢
登承恩瑾門斷斬守益固監軍梅國楨使賣油李登

彈詞益卷十一

三十三

劉大刀平播亂黔蜀分城

者授劉誘承恩殺東賜自贖承恩與賊黨周國柱殺
東賜等懸首城上於是如松先登貴等繼之大城悉
定夢熊在靈州聞之亟令詰旦不滅哮氏者服尚方
承恩方謁國楨出叅將楊文執之如松急提兵圍拜
家拜倉皇縊闔室自焚乃從火中斬
拜首寧夏平捷奏獻俘磔承恩於市

揚應龍肆逆朝廷因征倭置之應龍督苗兵攻陷綦
江以綦江之三溪毋渡東川之東鄉孺立石為播界
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如江皆播故土亦無意竟反
止言爭界負險弄兵冀合江事曲有帝命總督李化
龍調川貴湖廣兵分道並發總兵劉綎素有名化
龍委綎專制從綦江連戰破楠木山羊簡台三峒峒
號奇險賊穆照等盤踞力戰克之應龍子朝棟統
苗兵數萬迎敵綎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
悉潰走綎進克九盤八婁山關關為賊前門萬峰插
天中通一線綎從間道攀藤拔柵入遂屯石廳海
自決死戰綎追至養馬城連破瓜海險固圍歷海
龍困而壘此固賊所倚天險入應龍同二愛妾自焚
進克土城諸軍登固破大城入應龍同二愛妾自焚
覓屍出焰中獲朝棟及田雌鳳等播賊平露布以聞

討關白援朝鮮碧蹄沮喪

縱功第一劉應龍尸礮朝棟於市分播為二屬蜀曰遵義府領州一縣四屬黔曰平越府領州一縣三

倭酋平秀吉薩摩州人僕也始為魚販後統倭渠關白信長兵遂居關白職位如大漢大將軍號得主其國其主山城君享奉不治事朝鮮金山與日本馬對島相望時有倭戶互市知朝鮮王李昫於酒馳備吉分遣其渠行長清正倉卒棄王京奔津平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李昫倉卒棄王京奔津平陷豐德王京劉府庫入道幾盡沒請援之使絡繹於路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命宋應昌為經略員外劉黃裳贊畫軍前大將軍李如松為東征提督師抵平壤鼓行至城下如松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柏等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煙蔽西門先登李如柏環龍山斬獲及死於火者腥腥四十里進復開城朝鮮之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倭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咸鏡忠清二道為特角頗據天險援師既連勝有輕敵心朝鮮人以倭棄王京遁告如松信之輕騎趨碧蹄館倭猝至圍之數重將士死戰自巳至午矢且盡金甲首前搏如松甚急裨將李有昇以死護刃數倭中鈞墮為倭支解會援兵重圍入遂潰

彈詞註卷十一下

三五

而我精銳亦多喪失

日本封尉山捷劇演東征

先是朝鮮請援兵書石星募游容沈惟敬入倭關說歸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李如松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捷平壤及碧蹄之敗頓師絕域氣益索乃令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倭果棄王京移釜山浦惟敬歸自釜山同倭使小西飛來請封貢石星一意主款各路兵盡撤止留劉綎兵防守廷臣交疏倭情未定請罷封貢星令朝鮮疏請許貢俟國帝怒羣臣阻撓封貢議遣使東封總督顧養謙奏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為日本王有言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以楊方亨充正使同惟另擬二字帝竟準日本王號以楊方亨充正使同惟敬奉冊往封封後方亨報從釜山渡海倭於大版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王不往謝仍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惟敬續表文案驗潦張警方亨始吐顛末委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呈帝大怒逮星惟敬按問復議東征以兵書邢玠為總督改麻貴為大將軍俞都御史楊鎬為經理主

事九泰為贊畫時倭屯尉山貴等攻敗之清正奔鳥山堅壁不出伴約降緩攻望行長來援行長亦慮奔皆潰棄輜重無算鎬貴撤兵還王京會同那玠露布言尉山大捷應泰聞敗慙愧詣鎬鎬示以內閣張位沈一貫手書並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泰驗進退情實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飾罪張功帝震怒罷鎬聽聽勤位削籍一貫會玉熙宮宦侍演東征劇熒惑聖聽帝為之霽顏復召一貫入閣

乘歸勢貪天功方纔結局

東征師日以無功朝議撤兵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九月九日死各倭業有歸意貴等因水陸乘勢夾擊倭遁錦山殲馮水玠為之赤南海蕩平東征始結局焉捷聞題敘功次邢玠加太子太保綬平四帥加都督蔭一子鎬以前官敘用紀略曰金山用兵四將軍二十六偏裨金錢數百萬竟收功一死關白一時文武幾貪天功矣

戊午年撫順市覆沒援軍

彈詞註卷十一

三七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是年為我大清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夏四月遣所部詣撫順市潛以勁兵踵襲城陷執將擊李永芳用漢字傳檄清河諭北關歸順遼撫李維翰趣總兵張承□移師應援承□直前遇伏萬騎突出承□及副將頗廷伯游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東西颺動

起廢將催紅旗敗徵先識

特起廢將李如柏杜松以如柏總遼鎮兵松屯山海關旋詔松與劉綎星馳出關加前遼撫楊鎬兵部侍郎經略遼東賜尚方劍帝以援遼兵馬大集經略奏報稽延恐師老財匱下廷議催大學士方從哲兵書黃嘉善兵科趙興邦等發紅旗催鎬進兵時黃尤旗長竟天縱出師日五星鬪於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為二識者預知為敗徵

四路兵師期洩盡壞長城

楊鎬登壇誓師分兵四路總兵馬林由靖安堡趨開原鐵嶺攻其北杜松由撫順關趨瀋陽攻其西李如柏由鴉鶻關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由瞭馬佃趨寬奠攻其東期會二道關並進值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

松越五嶺關先期抵渾河既渡遇伏松血戰力竭而死渡河之兵無一存者馬林改由三岔堡出邊抵二百里克十餘寨入重圍夾攻遂潰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等並陣歿惟清河一路如柏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是役也文武將吏死者三百餘員軍士死者四萬五千八百人亡失馬馳甲仗無算報至京師大震撤如柏聽勸遣緹騎逮鎬兵科參看得鎬喪師失地法罪難宥而曰未嘗私如柏也曰松故違節制也如柏未戰輒逃以令箭私之說者謂令箭先藏如柏身託名傳自於鎬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令箭退之耶聞鎬將出師松言將領未協未便大舉鎬不聽松乃投揭之毒矣如柏謂松曰吾以頭功讓汝松賈勇先登不知如柏布置姦人為松嚮道誘令入伏如柏與逃望援不至碎首淪沒縱亦血戰節制敵實鎬先如柏合謀陷害壞此長城而曰松違節制敵實鎬先如柏如柏雖先雄經尚當聽斬楊鎬罪在不赦 瞭京上聲望音汾

擢廷弼赴廣寧集兵守瀋

彈詞註卷二十一

擢大理寺丞熊廷弼為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賜尚方劍經略遼東廷弼即日就道時開原鐵嶺皆陷廷弼率八百人抵廣寧受代馳赴遼陽設壇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先以瀋陽空城難守議守遼陽後以兵力稍集乃主守瀋陽

請帑金十萬兩怎濟軍興

是時調兵十八萬歲需餉銀三百二十四萬運糧車三萬七千輛牛七萬四千頭兵部引征倭征播例需銀三百萬兩不報朝議請帑金百萬救邊上諭內帑空虛止允十萬兩兵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乃允發四十萬兩

君不朝臣不講邊防吏治

帝在位四十八年自張居正沒後靜攝深宮三十餘年不一御朝不輕與臣下相接其時台諫頗得吐氣然不論邊防不講荒政不求吏治惟以風力搏擊為能結黨構難使大臣不樂魏闕而樂江湖邊帥不畏強敵而畏言路卒至釀亂

弛紀綱立門戶禍亂將臨

輔臣葉向高言臣工輯睦共事皇上天下不難治也乃藩籬未破攻擊徒煩遂令紀綱為之廢弛邦國因而珍瘁如所謂秦人晉人楚人齊人浙人者門戶一分猜嫌四起循環報復禍亂之生將在旦夕漢唐宋黨人之禍原與國運相終始也

貞皇帝剛一月泰昌未改

借年號五箇月義重存親

神宗崩太子常洛於八月朔即位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是為光宗貞皇帝至九月朔剛一月而帝崩熹宗立亦詔以明年為天啓元年詔已頒而禮科李若珪奏稱先帝雖僅匝月豈可使年號不存今年自八月朔一以至十二月終止則既不礙萬曆之實數又不礙明年之稱元御史黃士彥議先帝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實未嘗改元也今以中歲改元使先君不得畢其數嗣君不得正其初御史左光斗議曰年號之議為泰昌之崩而存之也今天啓之明年已定泰昌二字茫無安頓故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號而紛紛之議直欲削之夫泰昌不忍其親則存之天啓獨忍於親而削之乎熹宗於是詔自本年八月初一以至十二月改元泰昌

彈詞詠卷十一

三九

未登極發帑首停礦稅

帝未登極先以皇太子令旨將礦稅盡停止收稅內監馬堂等俱撤回又令旨發帑銀一百萬兩星夜解赴九邊犒賞與腳價五千兩沿途支用不得騷擾驛遞其銀毋入戶部差官即發不許遲延

起廢臣名舊輔美政宣行

起用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工部侍郎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朱一桂並太僕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卿李宗延光祿少卿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光等三十三人並起為部寺官又諭閣臣朕思舊輔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著差官召來又磁器屏風織造龍鳳一槩罷征皆美政也

四美進四肢軟文昇改泄

帝於八月朔即位遺命封鄭貴妃爲皇后命崔文
查例貴妃進美女四人至初十日帝不豫內醫崔文
昇下通利藥一晝夜四十得眠支離牀褥間遂不視
朝羣臣問安傳諭數夜不眠頭目眩暈四股軟弱
不能動履御史鄭宗周等上書方從哲責以用藥乖
方之故給事楊漣上言賊臣文昇如其知醫則醫家
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毀之餘一日萬幾
於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相伐之劑用藥謬悞若此
有心則釐粉不足贖無
心則一誤豈可再誤

李可灼紅丸藥連進身崩

帝疾大漸連日召見羣臣於乾清宮諭冊封李選侍
爲皇貴妃顧皇太子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因問有鴻
臚寺官進藥何在方從哲奏視具言病源及治法和
臣等未敢輕信命宣可灼診奏李可灼自云仙丹
藥進帝飲湯輒喘藥進乃受帝喜稱忠臣者再諸臣
出宮門外談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暖潤舒暢思
進飲食諸臣歡躍而退時日已午比未申可灼出輔
臣迎訊之可灼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丸亟問何狀
可灼以如前對五鼓刻上賓矣
諸臣趨進龍馭以卯刻上賓矣

彈詞註卷十一

方從哲輕票擬群情騰沸

時中外藉藉以李可灼誤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
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
先帝煩燥火結宜清不宜助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
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症豈不速
之逝乎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
醫殺人之條疏入改票李可灼當先帝病革進藥不
效殊失敬慎但亦臣子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而議者蠡起矣於是從哲擬旨下司禮監查明奏處
劾奏從哲者益衆從哲上疏辨
自請劾奪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合張差加弒逆未免深文

御史鄭宗周言崔文昇包藏禍心往歲張差之變今
日文昇效尤今不明言正罪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
昇文昇復置不問奸人何所忌而不爲也給事惠世
揚言文昇輕用泄藥從哲必加曲庇律之越盾許世
子何辭弒君之罪光祿卿高攀龍言文昇故用泄藥
是明以藥弒君也往者張差下乎禮尚書孫慎行言可
爲鄭氏腹心罪豈在張差下乎禮尚書孫慎行言可
灼進紅丸乃從哲所進不知藥物敢突以進春秋許

世子進藥自傷與弑從哲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
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給事魏大中言可灼之藥不
合之文昇不備文昇之逆不邈之張差不明鄭國泰
方從哲之罪不參之三案不定都御史鄒元標及科
道皆參劾不已乃下部議尚書張問達等公奏用藥
始末臣等共見共聞是時輔臣急迫倉皇弑逆二字
何忍輕言但紅丸輕進從哲未能力止至處分票擬
則失之輕輔臣自請削奪相應為法任咎可灼應逮
法司究問文昇輕進大黃涼藥罪在法例上矣應逮
文昇從重究擬已而可灼遣戍文昇仍發南京谷應
泰曰諸臣以攀鬚之忠過於騷激無足怪者至以文
昇可灼之不慎即比之王莽椒酒梁冀煮餅則深文
周内不無傷於好盡矣慎行字聞斯號洪澳武
進人謚文介元標字爾瞻號南鼻吉水人謚忠介

李選侍門幔中求封要挾

初光宗不豫傳諭禮部封選侍李氏為皇貴妃後召
見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速封選侍語未既選侍披幃
立呼皇長子入咄咄語復趨之出皇長子向上曰要
封皇后上不語翌日上崩後都給事楊漣疏選侍移
宮始末內云臣蒙先帝召見目擊當日從門幔中手
語憶先帝憑几之言問及選侍選侍忽從門幔中手
挽皇上而入復推而出云要封皇后夫君臣正相引
痛之時忍於要挾求封一旦事權在握豈僅僅虛名
足稱其
意乎

彈詞註卷十一

四十一

擁嗣君入慈慶宮避乾清

先宗崩給事楊漣語尚書周嘉謨等曰選侍非可託
少主者急宜請見嗣君隨擁出宮移住慈慶為是漣
遂先諸臣排闥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選侍阻於暖
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給選侍抱持出諸臣即叩
頭呼萬歲皇長子曰不敢當羣臣請詣文華殿王安
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維賢掖右內侍李
進忠傳選侍命名還者三喝諸臣曰汝輩挾之何往
漣叱之侍擁至文華殿禮畢請即日登極不允諭
初六日即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燝曰乾清宮未淨殿
下請暫居此皇長子首肯及移宮後外廷乃有蜚語
皇長子特諭廷臣內云朕至乾清宮丹陛上選侍使
李進忠來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
若避宮不早則盈虛在手朕不知如何矣朕於暖閣
貞白南

昌人

慮武禍速移宮左楊過當

御史左光斗疏請選侍移宮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今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倘及今不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將見於今速移置別殿殿下還乾清守喪則名分正矣至初五日選侍尚無移宮意楊漣上言登極在今日矣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漣復往趨方從哲曰天子無復返東宮理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漣怒聲徹大內選侍移居噦鸞宮夏允彛曰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禮自待左光斗遽疏言乾清宮非至尊不可居楊漣拉閤臣揭請即立移宮持論自正但中言武氏之禍立見於今差亦過當

賈具揭安選侍戰辨方輿

御史賈繼春以李選侍失所具揭閤臣揭言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以違忤先帝徧逐庶母如選侍之事寧惟職不忍言即通國之人長歎預泣而顧命輔臣漠然不與維持乎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原有所憾獨不

彈詞註卷十一

四三

念先帝諭以選侍育有幼女秋獻情事而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愛姬乎願閣下委曲調護使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給事周朝瑞以繼春揭謂其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復揭言保全選侍亦人倫天理非旌旗題目也朝瑞揭駁之曰安選侍者謂之是安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宗社何嘗不

操論者愛君心太苛太激

致群小借三案網盡東林

當時挺擊紅丸移宮立為三案名目各執成見植黨翻異黨東林者主三案攻東林者爭三案報復不已後懷宗元年侍講倪元璐疏論三案言三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機先爭移宮者持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未幾魏忠賢殺人

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故凡推慈歸孝於
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夏允彛曰東林搢論不
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風顛言
可灼無他意移宮太亟不失調停卒以此罪諸賢而
加以一網不大謬乎
元
璐字玉汝號鴻寶上虞人

哲皇帝罪賈揭停封切責

光宗崩長子由校即位改元天啓是為熹宗哲皇帝
先是李選侍移宮之後賈繼春以選侍失所具揭閣
臣帝下諭廷臣內云選侍殿崩聖母每使宮眷探聽
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
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諭
卿等知之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奉旨繼春暗揭流毒
造言誣朕朕皆隱忍今仍大胆欺天之語更見欺昧
君父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袒欺中之語更見欺昧
著照原揭回話繼春復上言臣因痛切先帝急欲効
忠皇上及捧讀聖諭乃知高厚曲為保全而狂愚猶
妄有規勸謹備錄原揭回話帝以揭中無選侍惟經
八妹入井二語著再回話吏部九卿科道公疏云繼
春席葉侍罪懇請優容仍
下旨切責落職永不敘用

彈詞註卷十一

聖

殺王安寵魏客妃又封膺

河間肅寧人魏忠賢初名進忠少亡賴以賭博受窘
恚甚遂自宮黃緣入內宮辦膳帝先為皇太孫忠賢
導之宴游甚歡因與太孫乳母客氏通客氏者故定
興民侯二妻生子國賢年十八入宮二十而寡先宗
立冊太孫為東宮忠賢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光宗
崩東宮居慈慶忠賢與李選侍宮使李進忠劉朝深
相結時太監王安主持一宮事素剛正不肯受指使
於選侍故朝與進忠以移宮恨安與閣臣同受顧
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忠賢使給事霍維華劾安
客氏助之矯旨落安職降南海淨軍使朝提督南海
子勒令自殺安死忠賢遂無忌憚自掌東廠盡反王
安所為會楊連劾忠賢疏上忠賢益憤遂矯上命竟
封李選侍為康妃帝寵任忠賢爵尚公
賜印曰顧命元臣客氏封奉聖夫人

更反覆召繼春移宮坐罪

名還臺臣賈繼春徐景濂等繼春請早定爰書奉旨
先帝升遐朕躬躬躬服楊連左光斗安希定策串通王
安倡為移宮之事捏造垂簾等語不許康妃從容盡
旨逼令踉蹌出宮先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連等棄

禮志君犯上不道使非賈繼春疏揭明斥於前天
朕心補封於後將始終蒙蔽恩禮有虧於朕皇考且
不得為純孝即寸斬楊
連左光斗何救於事

由璫款二十四忠烈櫻鱗

左副都楊漣疏劾魏忠賢云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
四款為皇上陳之祖宗以票擬托閣臣自忠賢擅權
意旨多出傳奉壞祖宗之政體罪一劉一燝周嘉謨
顧命大臣忠賢交通孫杰論去不容不改父之臣罪
二先帝進藥之間實有隱恨討賊之孫慎行鄒元標
俱致之去顧於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親亂賊而
仇忠義罪三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俱陷之削籍去
不容正色立朝之直臣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
手握定直欲門生宰相罪五爵人莫重廷推去歲南
太宰北少宰皆黜陪貳顛倒鋒斥屢經滿朝荐文震
孟等九人抗論忤忠賢盡令降斥屢經滿朝荐文震
環罪七猶曰外廷臣子也傳聞宮中一舊貴人荷上
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
上不得保其貴幸矣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有喜
得封忠賢以其抗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
能保其妃嬪矣罪九猶曰在妃嬪也宮中有慶已經

彈詞註卷十一

畧

成男乃繞雲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
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
罪十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護持孤危者僅
王安一人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是不但
殺王安實敢殺先帝之老奴略無顧忌罪十一今日
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雲插漢王言屢褻近又於河
間建立牌坊鏤鳳雕龍于雲插漢王言屢褻近又於河
陵寢而已罪十二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
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五侯七貴何以加
茲罪十三枷死皇親家人數命欲扳陷皇親以動搖
三宮也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密傷其坟
脈託言開礦處死趙高鹿以爭牧地細事而竟置黑獄
罪十五伍思敬胡遵道以爭佔牧地細事而竟置黑獄
草菅士命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傳其
罪逸使吏部不得銓除罪十七鎮撫劉橋不肯殺人
媚人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罪十八科臣魏
大中奉旨到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復奉旨供
職煌煌天語提起放倒罪十九總廠自忠賢設研片語
犬不寧野子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投區設研片語
違忤駕帖立下如近遠江文言不令閤閱票而應
星等造謀告密不已當年汪直恐未至此罪二十前
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

靈避去假令宗功事成不知九門生靈安頓何地罪
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忠賢創立內操安知無大盜
刺客竄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為寒心罪四十二
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人為駕幸及歸改駕四二
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已儼然乘輿矣罪二十三寵
極則驕思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射殺
其馬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介介不釋
從來亂臣賊子止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
養虎兇於肘腋間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罪
二十四凡此逆迹內外皆不忠賢即或敗露又賴有
奉聖夫人為之彌縫故內外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
即如忠賢前往涿州一切事情必馳請票擬待回始
敢批發天顏咫尺不容裁決而馳候忠賢於百里之
外事勢至此皇上威靈尚尊於忠賢耶疏上忠賢泣
訴御前辭厥務溫諭慰留閹臣魏廣微素結忠賢附
為同姓忠賢令廣微票旨切責疏無不危悚激切俱
後中奏或專或合不下百餘疏無不危悚激切俱
嚴旨切責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應山人謚忠烈

始傅櫬發難徐曹獻諛

刑科傅櫬疏叅文都左光斗吏科魏大中交通內監
王安引中書汪文言為腹心招搖部市攬泊陞遷詔

彈詞註卷十一

星

下文言於獄革職廷杖陳建曰此世道治亂人心邪
正是非顛倒之大關頭也時逆璫羽翼已成環視外
廷惟此耿耿數人觸眼礙手羅之以去而後可以惟
吾所欲為故借文言為用而櫬首發此難端也大理
寺丞徐大化論楊漣左光斗黨同伐具稱權勢賄命
以媚璫劾趙南星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高攀龍黃
尊素魏大中等誣以受熊廷弼賂以文言為証一時
梁夢環李魯生等各獻諛入告而
追職嚴比等旨俱自顧秉謙出之

夢環疏文言逮胎禍諸紳

御史梁夢環追論汪文言奉旨文言廷杖豈盡其辜
還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拏扭解來京窮究以清禍本
陳建曰是役也為一時羅織
之章本諸紳殺身之禍胎

移宮案罪猶輕封疆牽入

初楊左事起擬以移宮為案許顯純等謀謂入移宮
則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賊且以移宮為
案但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改為封疆以周朝瑞
顧大章曾求緩楊熊之獄然與楊左又無與乃以封

疆牽入移宮於
是一綱盡矣

許顯純為鎮撫鍛鍊賊銀

忠賢以錦衣衛指揮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凡忠
賢所欲戕害顯純羅織鍛鍊無一免者勘問汪文言
鍛鍊兩月餘弗屈最後不能堪始仰視顯純曰吾口
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為之我承焉可也顯純乃誣諸
人以贓於是楊漣左光斗素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
大章六人同日被逮左鎮撫文官顯純使文官洪連等
受賄文言至死不承顯純擬文官自為獄詞漣得廷
弼銀二萬兩光斗得廷弼銀二萬兩大中得楊鎬廷
弼銀三千兩化中得鎬廷弼銀六千兩朝瑞得廷弼
銀一萬兩大章得廷弼銀四萬兩獄上忠賢即命顯
純追贓五日一比弛扭則受桷弛鍊則受夾弛桷夾
則戴扭鍊受棍創痛未復復加撻掠血肉狼藉荷桎
梏卧堂下見者切齒流涕及連於獄中土囊置身鐵
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裏涕棺中櫛錫無辜地置河側
母妻棲息城樓忠賢仍令撫按追贓復斃光斗大中
於獄朝瑞化中俱死大章下獄自殺左光斗字遺
直號滄喚桐城人謚忠毅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謚
忠節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謚忠毅素化中字民諧

武定人謚忠愍顧大章

字伯欽常熟人謚忠愍

封疆案係廷弼危城力保

戶科姚宗文丁憂起復吏部題請數年不下宗文計
窮因假招徠西部名求熊廷弼荐已可使廷弼不從
由是懷怨後賈錄得吏科選視遼東兵馬意在陵轍
廷弼廷弼亦不為禮閱視還即疏詆廷弼又嗾其黨
顧慥魏應嘉郭鞏等交章攻擊必欲去之御史張修
德疏論廷弼破壞遼陽乞擇人往代廷弼疏辨又疏
繳還劊敕有旨廷弼解任回籍聽勘御史馮三元張
修德給事魏應嘉復論廷弼廷弼復疏辨帝諭閣部
科道馮三元等與廷弼互相奏擾就著魏應嘉等前
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事不便勘所言之事改命兵科
史吳應琦言勘事之官不便勘所言之事改命兵科
朱童蒙往勘童蒙勤後回奏曰熊廷弼任事纔十月
餘耳而遼陽隳頽之城如新至奉集瀋陽二空城今
且儼然重鎮矣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謂數
萬生靈皆廷弼一城所留木園林移石墳墓止求應
則功不成凡借磚巨室採木園林移石墳墓止求應
急修築刻期責報紳衿役無豁免無騰謗聲乎言
官得之風聞遂臚列入告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辨

彈劾卷十一

五

非所以待言官亦非所以自待矣奉旨遵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仍議及時起用以爲勞臣任事者勸

陷瀋遼究倡議調遣宗文

以巡撫袁應泰代廷弼經略遼東應泰一矯廷弼之嚴大爲寬政時蒙古諸部飢多入塞求食應泰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議者恐雜聞諜其中禍且巨測應泰不聽至是以降人內應遼瀋俱陷應泰自縊帝諭吏部都察院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失換過袁應泰一效塗地當日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敵若不嚴稽何以懲前警後即將更換緣由及參論各官詳開進呈又諭吏部御史馮三元等倡議遼事直攻廷弼解任回籍今瀋遼陷沒斷送無萬生靈可恨可憫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各降二級調外姚宗文革職爲民王永欽用復起廷弼爲經略賜敕印一品服賜宴

爭戰守經撫臣本兵繫縛

時遼撫王化貞力主進戰本兵張鶴鳴然之熊廷弼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力請固守疏揭相尋經撫水火御史江秉謙言數月以來經略不得措其手足議者惟曰經撫不和以化貞欲戰廷弼欲守也夫經略節制三方則三方戰守當聽指揮今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欲退則使廷弼隨之而退是化貞操節制廷弼之權也御史謝文錦疏言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縛足展布無由欲圖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旣銳熒惑復多又不幸有兵部爲主雖願不戰而不可得是二臣之陷於刑辟者皆尚書張鶴鳴致之也

棄廣寧哭入關功罪同刑

化貞上疏請戰令總兵劉渠移軍振武渠方集陣先鋒孫得功乃化貞心腹將也未戰遽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馬蹶被殺西平守將羅一貫亦死得功入廣寧呼軍民降封府庫以待一城爭奪門走化貞卧方起參將江朝棟排闥入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所乘馬已竊去倉皇騎朝棟馬以行得功遂踞城化貞走閭陽適廷弼自右屯引兵至化貞向廷弼哭廷弼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議固守寧前廷弼曰晚矣此時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行幸無追者帝以廣寧失守

彈詞註卷十一

四十一

經撫罪無所逃化貞逮問廷弼回籍聽勸三法司王
紀鄒元標周應秋會審具獄詞略曰化貞全不知兵
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鼓鞶鐵騎尚隔百里而棄
廣寧如敝屣哀哉化貞宜伏上刑若廷弼繫遠存亡
關係非小及再起經略言我兵不宜戰西人不足信
料事遠過化貞迨大兵既敗先奔掄關比之楊鎬更
多一逃比之素應泰反欠一死若誅化貞而寬廷弼
罪同罰異非刑也俱坐斬周朝瑞言廷弼有才請令
戴罪守山海關疏四上並寢顧大章會獄時援議能
議勞例言化貞宜誅廷弼宜宥不從後二人皆入受
賄案內

呈遼傳盜軍資熊亡門戶

廷弼在獄大學士馮銓顧秉謙素憾之因侍講筵出
書肆所刊遼東傳進呈上覽言廷弼所作希脫死罪
帝命殺之御史梁夢環希忠賢旨奏廷弼侵盜軍資
十七萬劉徽奏廷弼家資百萬宜入官忠賢追賊廷
弼家貧無償姻族皆破家江夏知縣王爾玉索廷弼
子貂裘珍玩不獲將趨之長子兆珪自剄死其母稱
冤爾玉去兩婢衣杖四十遠近嗟歎崇禎元年乃詔
免追賊大學士韓爌為訟冤曰廷弼不死於封疆而

彈詞註卷十一

四

死於門戶詔還
其首許歸葬

借芝崗殺楊左傳首邊城

廷弼字芝岡初魏忠賢欲殺楊連左光斗魏大中
以移宮罪輕惟封疆案大因汪文瑞借文言為題謂
決許魏瑞四萬金既而不與故魏瑞借文言為題謂
文言求脫楊鎬廷弼罪徧賂楊左諸人於是坐名追
賊無得免者在魏瑞無大憾於廷弼不過借廷弼以
殺諸人既殺諸人不得不并殺廷弼此廷弼之所以
死也廷弼傳首九邊後五年
始殺王化貞廷弼江夏人

垂信史纂要典矯誣宸翰

給事霍維華上言廷擊紅丸移宮三案曰選侍請封
請封妃也妃未封而况於后請不得而况自后不封
不后而况於垂簾其難移宮者重選侍之罪而張擁
戴之功也神祖篤愛震器始終不渝倘果如奸邪所
稱廢立之謀則九閭遂密藉一風癩之張差乎神
祖升遐先帝哀毀致疾孫慎行借題紅丸誣先帝為
受鳩加從哲以弒逆鄒元標等從而和之委身門戶
敗壞生平乞嚴論纂修實錄諸臣將公忠發憤如劉

廷元等與假借誣囑如王之案孫慎行楊連左光斗等一應章疏單揭備細搜錄宣付史館以垂信史徐景濂亦疏請纂修無輕言絀逆以傷主德以玷國史科臣楊所修請命史臣將三案前後編次成書刊行天下爰命修三朝要典已而顧秉謙進三朝要典起乙卯終辛酉忠賢矯宸翰序之

魏廣微縉紳簿邪正私分

閣臣魏廣微因楊連疏中有門生宰相語恨之有謂廣微者曰連攻魏公波及閣下公知其故乎曰不知曰出疏者連造意者光斗潤色者繆昌期也於是廣微以已意用墨筆點縉紳一簿分差等其人則葉向高韓爌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人目為邪人密達忠賢以漸擯斥復手書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達忠賢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十六人指為正人以次點用韓爌蒲州人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南星字夢白號修龍高邑人

倪義子田大哥忠良遭陷

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文煥求解於崔呈秀引入璫幕青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為忠賢義子閱數日具疏劾周順昌以逢其意忠賢悅自此入幕用事厥衛田爾耕拜忠賢為乾父呼田大哥一切厥衛屈陷忠良坐贓擬罪俱出其手

崔呈秀一般兒彪虎馳名

先是左都御史高攀龍疏叅貪污御史崔呈秀革職聽勘呈秀微服持賂叩忠賢願為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出中旨免勘起用歷陞至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左都御史為五虎武臣崔呈秀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象崔應元為五彪

天鑒錄同志錄更誣點將

先崔呈秀為工部侍郎興造皇極殿魏忠賢督殿工每與呈秀屏人密語呈秀書東林黨人姓名進天鑒錄首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連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於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次列東林之黨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惟炳熊奮渭侯恪等又進同志錄首列詞

彈詞註卷十一

林部院卿寺則陳宗器韓維思易應昌張潑等臺省
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
儒劉弘化侯洵游士順等部屬則賀煥張光前孫必
顯汪如亨等又列真心為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
徽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崔呈秀閻
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遵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
國珍劉廷元等又有點將錄首曰天罡托塔天王李
三才及時兩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
白面郎君鄭鄴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連智多星繆
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早地
忽律游大任鼓上阜汪
文言等共七十二人

李織造印空疏藁起貞欽

蘇杭織造太監李實惡署蘇州事松江同知楊姜強
項誣劾之巡撫周起元疏稱姜廉實不法忠賢斥姜
為民起元復叅實貪恣侵及忠賢忠賢方欲殺周宗
建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李應昇黃尊素乃遣取實
空疏印紙令其黨李永貞李朝欽起藁誣起元乾沒
帑金十餘萬與攀龍等往來漢學遂逮起元追賊斃
於獄並逮宗建等六人緹騎四出挾威
橫行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謚忠惠

彈詞註卷十一

周宗建繆昌期斃於篔簹

御史周宗建先劾魏忠賢內云目既不識一丁心復
不諳大義至是逮至詔獄許顯純坐以得能廷弼銀
一萬三千兩酷刑追賊篔簹較衆更毒宗建偃卧不
能出聲顯純罵曰此時尚能說魏公不識一丁否竟
斃於獄左諭德繆昌期典試湖廣策語侵忠賢頗銜
之以此昌期負文名人望所屬不即發及楊連二十四
罪疏知昌期屬草忠賢深恨之韓爌去越南星高攀
龍逐楊左削奪昌期日慷慨置酒餞別忠賢使人置
於朝曰昌期何人尚留此送客耶矯旨勒問住至是
逮獄顯純坐贓三千兩江人謚忠
毅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謚文貞

讀漣疏加評註炮烙非刑

中書吳懷賢閱楊漣二十四罪疏擊節痛快遂加圈
評旁註曰當如任守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詞多激烈
璫懷賢遺書稱之有忠極必反反正不遠詞多激烈
對人輒寓感憤同官傅應星忠賢甥也聞之以告又
陰構逆僕程遠德陷以富貴將平日圖註疏藁書底
盡送忠賢忠賢大怒曰甚等官兒敢如此犯我速處

死他徑差旂尉百餘孺
旨下獄非刑炮烙而死

魏破卵高溺池李黃斃獄

魏忠賢欲認魏大中同宗大中拒不允誣以熊楊賄
賂被逮子學泐徒跣攀號欲隨之北大中曰覆巢寧
有完卵耶父子俱斃無益也學泐尾緝騎微服間行
抵京邏卒四布則變姓名晝伏夜出以救其父迨榜
掠益毒欲擊登聞鼓上書自刎而父已坐賊死方溲
暑旨故遲不下越六七日始出尸穴中尸潰甚際
學泐扶櫬歸朝夕號哭勺水不進而死高攀遺疏曰
家居杜門著書聞緹騎至前一夜溺園池則辱國謹
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謹
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歿時北面
端立履無泥泐忠賢復逮其子世儒御史李應昇劾
忠賢有疏劾魏廣微有疏皆切齒恨之及駕帖至應
昇一無他顧惟入慰父母即登舟坐賊四駕帖死
御史黃尊素先論忠賢疏有阿保重於趙燒禁旅近
於唐末等語忠賢欲殺之緹騎至蘇州適城中擊死
逮周順昌旂尉城外并擊逮尊素者焚其舟沉駕帖
於河尊素囚服馳詣獄顯純坐賊二千八百兩酷刑
榜掠前一日獄吏曰公休矣內傳欲斃公尊素於三

彈詞註卷十一 下

木上賦詩是夜斃之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謚忠
憲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謚忠毅尊素字真長餘姚

人謚
忠端

逮順昌出東廠義變吳門

魏大中 被逮過吳吏部郎周順昌相持痛哭以女許
配其孫允衲忠賢義子倪文煥以締婚事劾順昌劄
籍李實復叅順昌等六人緹騎逮繫順昌囚服赴使
署開讀巡撫毛一鷺至署士民數萬人僉曰吏部忠
清亮節當請兩臺疏救諸生王節等遮一鷺痛詆一
鷺大呼囚安在市人顏佩章奮臂曰吾謂天子詔耳
爾大呼囚安在市人顏佩章奮臂曰吾謂天子詔耳
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萬眾奮起立斃一人旂尉竄
伏諸司不相顧順昌傍徨久之步詣府署既就獄
許顯純鍛鍊坐賊三千兩每當拷掠罵不絕口顯純
扶其盛順昌啖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中夜斃之一
驚捕佩章馬傑沈楊楊念如周文元論死臨刑語一
府寇慎曰公好官當知我等好義非倡亂也監司張
孝流涕而斬之葬虎邱旁題曰五人之墓 順昌字
景文號蓼州吳縣人謚忠

介王節字貞明長州人

阿中旨撰獎勅曹瞞九錫

忠賢竊柄動曰中旨兵科李魯生阿意上言執中者
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時論鄙之凡陵工
殿工告成及緝姦奏捷等事俱予忠賢封蔭建坊加
祿米賜敕旌獎約百道閣臣撰敕全做曹操九錫文
之為

閻鳴泰媚七祠順命歸心

明紀列傳載遼東巡撫閻鳴泰去任家居因與忠賢
同鄉深相交結起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進兵部尚書
加少保進少師於所部崇奉忠賢建七生祠稱功頌
德專事諂諛有民心依歸即天命向順語聞者咋舌
此生祠所
自始也

頌功德九千歲祠盈天下

浙撫潘汝楨建忠賢生祠於西湖聞於朝賜名普德
織造李實請令杭衛百戶李尚文守祠勒石紀功閣
臣施鳳來撰文張瑞圖書丹自是效尤偏天下蘇州
建普惠祠松江建德馨祠者巡撫毛一鷺巡按王拱

彈詞註卷十一下

三三

也淮安立瞻德祠揚州立沾恩祠者漕運郭尚友巡
按宋禎模許其孝也山西立報功祠者總督張樸巡

撫曹爾禎巡按劉弘先也湖廣立隆仁祠者巡撫姚
宗文巡按溫臯謨也登萊立報德祠者巡撫李嵩也

濟寧立昭德祠河東立褒勲祠者巡撫李精白巡按
李燦然黃憲卿也其詣祠祝讚云堯天巍蕩帝德難

名精白憲卿又建祠德州其拜謁祝詞云堯天巍蕩帝德難
中乾坤而立極又建祠德州其拜謁祝詞云堯天巍蕩帝德難

河南立戴德祠成德祠者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
守道周鏞也巡撫黃運泰立祠天津迎忠賢像如迎

詔儀既升座率文武列階下五拜三稽首已詣像前
致祝稱某事賴九千歲扶持稽首謝某月荷九千歲

拔擢稽首謝還就班稽首拜如初乃退巡撫朱童煥
建崇功祠於密雲金像用冕旒三邊總督史永安建

祠於固原巡撫則秦士文建祠於宣府王點建嘉德
祠於大同素崇煥建祠於寧遠張鳳翼建祠於保定

巡鹽御史龔萃肅建祠於長蘆知府顏鵬建崇德祠
於徽州郎中何宗聖建顯德祠於房山曾國禎建隆

恩祠於蘆溝橋指揮李之德建祠於南京福建絕未
有請江西最後方題請賜隆德祠者巡撫楊廷憲巡

按劉述祖也至都城內外建祠尤多崇文門內立廣

仁祠宣武門外立茂勳祠者府尹李春茂通判孫如
列督學李蕃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
智鋌主事張若愚爭先獻媚吉士媚若琳建永愛祠於林衡
於良牧署中一祠之費或數十萬金壞人田墓伐人
樹木非派里民即侵公帑其疏詞掄揚一如頌聖上
食享祀一如王公像以沉香爲之肺腸以金玉珠寶
爲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冠不能容匠人削以稱
冠小豎抱頭
痛哭責匠人

誅東林比正卯孔子同尊

監生陸萬齡上言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
少正卯忠賢誅東林黨人宜建祠國學西與孔子並
尊許

七年內剝元氣亂階既釀

帝在位七年忠賢專擅威福邪黨橫行明紀曰一時
朝臣非頌忠賢功德即追論東林削奪追贓殆無虛
日以故忠良橫遭慘毒國家元
氣剝削無餘亂階自此釀矣

奢崇明安邦彥據府圍城

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裸糶種也性陰鷲佯爲恭
順時以邊事急徵四方兵崇明疏請提兵三萬赴援
遣其將樊龍樊虎反重慶巡撫徐可求點核發餉節
弗繼龍等遂鼓衆反無禦直刺可求一擁而上道節
廳縣總兵叅將等皆死之遂據重慶分兵一扼夔州
水口一踞綦江遵義一踞瀘州一截川西棧道全蜀
震動崇明尋自號大梁王貴州水西土目安堯臣死
子安位幼安邦彥拔之反時四十八馬頭與土目安
邦俊等蠶起和之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敗沒於界
節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彛衛亦破邦彥自統蜀賊首
入數萬進圖貴州自號四裔大長老二
賊至崇禎二年總督朱燮元討平之

白蓮教聞香教棒篋並起

郟人徐鴻儒以白蓮教惑眾聚黨數千人又深州人
王森曾救一妖狐狐斲尾令藏之招人聞異香多
歸附之號聞香教森死遺資巨萬子好賢藉其資以
結客有異志景州人于弘志立棒篋會聚惡少年好

賢與通密約鴻儒於八月望日三方並起鴻儒先發
據梁家樓攻陷鄆城其時四川亦有白蓮妖賊洪泉
助賊遽起
劉應選等

安民王羣煽惑剪紙成兵

艾山賊劉永明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面稱二十
八宿聚黨數萬合鄒滕賊共十七枝曹州賊張世佩
身匿紙人數千號四大金剛妖首金科托天魔下界
真主出世之言移山倒海剪紙成兵之術又有神腿
善走者傳報聲
息簧惑愚民

徧甸服匣中邦幾於瓦解

鄭以偉曰狡輸徧於甸服鯨鯢匣於
中邦若非天之杵明幾於土崩瓦解

薦異才叩將略止請天神

主事譚謙益薦異才宋明時有將略叩其中藏不
過書符作法請玉帝之敕旨調天關之神兵而已

論其後流賊擾懷宗禍烈

彈詞註卷十一

蘊積薪叢伏莽熹實亡明

谷應泰曰鴻儒既燼亂令亟行從此鴻蜚滿野萑楚
無家政敵民流積薪蘊火人以爲潢池雲擾禍烈於
懷宗子以爲東陵伏莽叢於熹宗也後三年
而餘孽聚泗州李自成起米脂明竟以亡悲夫

熹無嗣衆奄謀蘇民懾逆

帝不豫無嗣名皇弟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爲堯舜
之君信王惶恐不敢當再托以善事中官及委用忠
賢語信王出帝崩忠賢自出請王入王危甚羣臣無
得見王者王秉燭獨坐殿明羣臣入哭忠賢在喪次
目且腫無所言少頃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
語移時秘不得聞或曰忠賢欲自篡而呈秀以時未
可止之乃立信王蔣鐸曰熹宗大漸聞逆奄聚謀勸
進曰不爾便是死路呈秀顧首鼠曰不見曩歲江南
之變乎然則蘇民實有社稷
功蓋陰懾逆謀而不覺也

立信王臨朝日忽聽天鳴

熹宗崩次日嫡弟信王由檢即位改元崇禎是爲懷
宗端皇帝後謚莊烈帝初即位於中極殿受朝母賀

朝時天
忽鳴

滅客氏效李園國興入夢

初忠賢肆惡皆客氏成之每晤必屏宮人密語移時
在宮中乘小轎自視為帝八母之一往私宅內侍數
十人著紅玉帶前驅客氏盛服靚妝乘輿至乾清宮
亦不下呼殿侍從之盛遠過聖駕燈炬簇擁熒然白
晝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老祖太
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查詢得宮人有姪者八人欲
如李園故事帝大怒立命赴洗衣局掠死子國興昏
愚與人坐輒欠伸入夢鄉至是
伏誅嬰孩赴市有眈睡未醒者

讀錢疏珍逆惡獨運神明

主事錢元愨上言先帝假忠賢以事權羣小稱功頌
德如王莽之符命列爵畀於乳臭如梁冀之五侯私
人分置要津如王衍之狡窟珍寶藏積肅寧如董卓
之郿塢誅鋤士類如節甫之鈎黨陰養死士如桓溫
之複壁嘉興貢士錢嘉徵列忠賢十罪曰並帝傳旨
必曰朕與彈詞註卷十一下

彈詞註卷十一

五十一

弄兵內操禁中曰無二祖列宗違訓干預朝政曰剋
削藩封薄三王賜賚自享公侯土田曰無聖生祠與
太學並列曰濫爵三殿成爵上公曰邀邊功冒封侯
伯曰傷民財剋民脂膏祠徧天下曰藜名器義孫崔
鐸呈秀子登賢書疏上忠賢憤甚哭訴於帝帝命內
侍讀疏使忠賢跪聽震恐喪魄魏忠賢擅竊國柄誣
其家越二日帝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
命深擁隨護勢若叛然著錦衣衛擒來治罪忠賢宿
阜城尤家店其黨密報上旨是夜忠賢同李朝欽自
經法司追論其罪命磔忠賢屍於河間明紀曰時瑞
勢甚熾帝不動聲色神明獨運誅珍元克再安社稷
天下翕然
頌聖智焉

諸義子衆公侯誅屍謫戍

忠賢義子崔呈秀先奪情視事至是命回籍守制給
事許可徵劾之下吏部勘處呈秀歸薊州列姬妾羅
諸珍貝器縱飲飲一卮即擲呈秀歸薊州列姬妾羅
將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呈秀已伏法李夔龍吳淳
夫倪文煥田吉追贓遣戍田爾耕許顯純死崔應元

孫雲鶴楊窳成邊尋復誅爾耕縣純天下快之魏良
卿先封肅寧伯進封寧國公復以厥臣安攘天下封
魏鵬翼安平伯三殿明告成加寧國公良卿太子太傅
龔伯爵錦衣指揮魏明望進秩少師封魏良棟為東
安侯良棟僅三歲鵬翼僅二
歲世襲至是皆駢首就戮

焚要典定逆案七等分刑

侍講倪元璐上言三案闕於清流而要典成於逆豎
其議不可不兼行而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
役史臣之筆當毀二矯誣先帝瀆托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
論斷當毀二矯誣先帝瀆托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
資治之書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為例當毀三翻即紛
駁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帝從其言忠賢既伏法
帝欲因臺諫言定逆案曰忠賢一人在內苟非外廷
助虐何遽至此論以贊導擁戴頌美附諂為左屬
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尚書王永光喬永升左都
曹于汴參定以七等定罪首逆凌遲者魏忠賢客氏
首逆同謀決不待時六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國興李
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
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詒薛貞吳淳夫李夔
龍曹欽承許志吉孫如列陸萬齡李承祚田爾耕許
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體乾交結近侍次等遣
戍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
潘汝楨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郭欽李之才交結近侍
第三等配贖為民者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王
紹徽郭允厚張我續曹汝楨孟紹虞馮嘉會李養暉
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芳友李養德
劉廷元曹思誠范濟世張樸黃運泰郭尚友李從心
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詞頌脫不謹例革職閑住
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詔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
十五人又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詔刊示中
外

彈詞註卷十一

五

六大苦槩施恩還賊釋罪

戶部郎中劉應選上六大苦一逮繫二獄死三追賊
四仕途去就五新進禁錮六廷臣被劫帝然之命逮
死各臣贓銀盡免追釋其家屬王安著還原官家產
仍給與子姪又諭萬燝冤死解到贓銀三百兩給還
其家以旌忠直萬
標字元白新建人

罷各道鎮守監不許觀兵

帝諭兵部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也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繫罷之略節制

愛百姓飭監司官須稱職

帝召廷臣及各省監司於平臺問各藩臬道以地方事對畢諭以正已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不則罰隨之各退謝名左都御史閔洪學諭曰巡按賢則守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飭回道嚴核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

同輔臣閱章奏初政精明

帝諭內閣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恐不暇給惟是輔臣左右弼予自今非盛暑祁寒朕當時御文華殿閱奏章每御殿翰林科道各二人備宣讀中書舍人二人侍班帝勵精圖治銳意太平崇禎初政天下翕然稱之

務苟且事派捐餉加勦練

時都城斗米三百錢帝憂之廷臣各陳方略帝曰莫若蠲助為便名考選諸臣進問兵食計知縣曾就義曰守令廉即加派以濟軍需未為不可拔第一即有勦餉練餉之加侍郎劉宗周言一歲之中助陵工助城工助馬價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毋乃沾沾有市心乎御史詹爾選士言一切苟且之政有難殫述帝怒問何為苟且對曰即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宗周字啓東號念台會稽人

任中官為監紀不信初心

帝初年罷內臣協鎮至二年即以中官曹化淳提督東廠京師戒嚴以王應朝監視行營由是沿邊諸鎮盡設監視及流寇蔓延詔左良玉等軍時監紀有監紀用陳太金等監曹文詒良玉等軍時監紀有監紀多一扣餉之人監紀欲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恃以飾功掩過故邊吏皆樂有監視而帝方倚任中官不察也謂總監以總督體統行事監司皆行屬禮後帝諭部院朕初撤還內鎮已巳之冬京都被兵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今兵餉稍清其盡行撤回以信監之初心張彞憲漕竣回監惟開寧近邊高起潛兼監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然此後倚任益專嘗遣侍郎張元佐守昌平又

彈詞卷一

五三

遣內臣提督天壽山即日往帝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用內臣耶

戊辰歲甫改元亂倡嘉

崇禎元年延安畿府谷民王嘉率不沾泥楊六郎等掠富家粟捕之急遂倡亂巡撫胡廷宴曰此飢氓徐自定於是有所司不以聞盜益恣合眾聚延慶之黃龍山谷應泰曰懷宗戊辰即位而自成諸賊以是歲起延安禍本相尋若與俱始

李自成張獻忠嘯聚同羣

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為驛書嘉亂自成往投焉參政洪承疇擊賊破之不沾泥等皆得自成走匿山澤得免會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祀入援兵諜於賊鹿叛走秦晉山谷間自成出與之合旬日眾至萬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稱自成為闖將已而官軍擊斬高迎祥盜推自成為闖王延安人張獻忠陰謀多智亦從嘉為亂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強後率眾就撫於洪承疇復叛隨賊首迎祥紫金梁等轉寇山西郡縣

彈詞註卷十一

自名號分大營三十有六

副總兵曹文詔擊斬王嘉於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為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塚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三十六營

齊出關各分犯權穴皇陵

陝西賊四十萬出關分為三一自陝州上平陽入晉一自武關向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犯河南北河南北諸賊復分為三一走伊汝陷榮汜東標及鄭州復分道犯商城一自葉蔡南圍汝寧一自懷慶渡河掠歸德睢汝陳許等州李自成獨留秦中為承疇所敗突出潼關張獻忠東走掠盧鳳安慶遂陷鳳陽焚皇陵樓殿斫松柏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幽宮不保諸臣忌諱不敢聞尋以獲穴為解後巡按吳振纓以變聞帝孝服避殿祭告太廟

秦楚豫隨地流中原蹂躪

先是陝西郡縣為流寇攻掠殆遍三邊總督洪承疇
所在斬獲有功帝進承疇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陝
湖廣軍務承疇自甘肅旋師東行秦賊聞承疇至悉
衆東奔分道盡入河南給事常自裕上言中原天下
安危所係今羣盜蜂屯伊嵩宛雒之間而以數千官
軍東西堵拒賊何所畏而不長驅乎又命楚撫盧象
昇總理軍務承疇剿寇西北象昇剿寇東南時秦賊
一字王等部衆二十萬撞天王統十七萬自潼關出
犯閿鄉靈寶大衆東行塵埃漲天關四十里絡繹百
里左良玉與祖寬兩軍遙望山頭不敢邀擊後祖寬
破賊整齊王於九萬副將望大樂敗賊於永城斬賊
首混天王羣盜屢劾然散而復合游突無定自羣盜
由秦擾豫者三年夾河千里雞犬無聲關市盡空杳
非人境賊無可掠而象昇合大軍於中原羅而蹙之
羣盜盡入楚象昇隨地進剿會京師戒嚴命總理象
昇督各鎮兵入援象昇北去賊老回回等壘據鄖賊
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操闖關火及於
共二十萬沿江而下蘄黃六合所在告警烽火及於
儀揚矣

八大王同曹操屯據襄鄖

彈詞註卷十一 下

五元

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張獻忠精銳俱
盡乃乞降於洪範自言能制鄖襄荆承數百里內外
無一賊總理熊文燦撫之獻忠率部曲居白沙界山
文燦議餉三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遷延不能
應獻忠聲言寄家口於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盜於
四郊賊羅汝才亦就撫文燦安其衆於房竹間汝才
遙與獻忠為聲援獻忠潛勾諸賊為犄角遂殺穀城
知縣阮之鈿以叛汝才九營並起應之汝才即號曹
操者

衣錦繡返延安晝遊街亂

李自成出河南左良玉敗之於朱仙鎮自成誘別部
賊當官兵而自奔漢南循南山險阨遵商維而行復
出陝西自鄜州至延綏分陷米脂延安綏德自成本
延安人至是再入延安衣錦繡晝遊街其親戚故從
亂者益衆

牛金星李公子仁義傳聞

盧氏舉人牛金星以磨勘被黜往見自成遂為謀主
紀縣前兵部尚書李精白子舉人李信嘗出粟賑荒

鄉人稱李公子賢時有誣公子通賊者捕送徭杞民
殺令破械出之往投自成更名李巖授將軍自成所
至屠戮巖勸其附循百姓以收人心由是自成不妄
殺又勸賑濟飢民民皆稱李公子仁義兵傳聞者以
爲自成不知
其爲李巖也

考當日衆總戎頗多戰績

戰績註
見下文

洪承疇盧象昇所在成擒

先是洪承疇巡撫陝西承疇在在堵勦降不沾泥殺
雙翅虎縛紫金龍降混天猴擒點燈子等賊又大捷
於西澳斬隆無算寧塞寇盡以鐵角城爲邊盜數借
副總兵曹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生擒獨行狼等羣
賊每聞承疇至即先逸去轉戰四載斬級三萬以勤
王入援改蒞遼總督以鄧撫盧象昇爲總理時闖塌
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連兵數十萬攻滁州象昇馳
援戰於城東五里橋賊大潰積屍相枕又九條龍張
胖子陷穀城象昇追敗之殺黑煞神飛山虎祖大樂
又由光鄧夾擊江北賊略盡大寇俱遁秦楚萬山中

彈詞註卷十一下

後象昇以入援進軍鉅鹿檄援不應孤軍至蒿
水橋戰死 盧象昇字建斗宜與人追謚忠烈

奔盤鄂困車箱自成降縛

初洪承疇率曹文詔先後勦賊斬獲甚衆羣盜奔散
李自成與張獻忠奔盤鄂間總督陳奇瑜困李自成
於漢中車廂峽會連兩四十日賊馬乏芻多死弓矢
俱脫自成窘迫乞降奇瑜許之給免死牌回籍
由是縱橫
遂不可制

敗富平屯武功求撫逃奔

總兵左光先擊自成於高陵富平間多所斬獲自成
佯求撫於監軍道劉三顧三顧逆其詐入堡自守賊
走涇原洪承疇邀擊連敗之退屯武功計窮乞撫以
緩兵復連營走漢中東走邠寧環慶會承疇以寧夏
兵變旋師自成
收餘燼復振

左良玉扼武關計窮自縊

秦兵大破李自成於函谷自成衆散略盡竄走漢南
秦兵蹙之於北左良玉扼武關以南自成窮蹙不得

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

同其第一隻虎三敗襄城

起孫傳庭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兵勦寇傳庭知賊家口在唐縣入城盡殺之賊滿營痛哭傳庭自朱仙鎮而南自成將步騎逆戰官軍擊斷自成坐纛賊披靡遣其弟一隻虎逆戰三戰三北自成奔襄城諸軍逼之自成挑土築牆自守

破瑪瑙潰潛山屍盈溝壑

崇禎十三年平賊將軍左良玉大破張獻忠於太平縣之瑪瑙山斬首萬級獻忠精銳俱盡遁走興歸山中後十五年獻忠陷六安謀渡江入南京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逐之賊走潛山命一堵牆為殿營於山上步騎九十哨分營為四得功等疾趨奮擊賊踰崖跳澗四潰斬首萬餘獻忠潰圍走一堵牆伏林中焚殺之填屍溪壑臭達百里賊腹心謀士婦豎俱盡

萬監軍七股賊扼斬夔門

永州府推官萬元吉督帥楊嗣昌辟為軍前監紀時羅汝才過天星七股盡入蜀陷大昌犯夔州元吉扼夔門與左良玉撫郤捷春俱會時總兵鄭嘉棟副將張應元汪云鳳賀人龍等四面感賊斬賊首東山虎擒賊首自來虎副塌天一桿鎗掠山虎流金錘金狗兒滾地狼等一百四十九人前後斬賊七千九百餘級顛墜死者徧山谷於是托天王即常國安降於應元小秦王金翅鵬降於嗣昌整十萬過天星即惠登相掃地王皆降忠獻通巴巫問汝才與之合謀渡河西走

戰雖勝意主撫官賊旋叛

王嘉□初亂總督楊鶴主撫與陝撫劉廣生遣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刺小泉等俱給牌免死安置延綏河西其淫掠如故民毒益甚有司莫敢告於是官賊之謠後賊為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扼巴西諸險賊飢無所得食乃乞降於總督陳奇瑜凡數萬人奇瑜專主招撫受其降檄諸軍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檄不過郡邑具稷糧傳送之既度棧道已險數萬眾漸不受約束仍事殺掠遂盡殺監護官五十員攻陷城邑勢不可遏奇瑜始悔其見愚後以熊文燦統理山陝川

彈詞詳卷一下

空

湖軍務次於襄陽遣副將龍石田擊革里眼射塌天
破之老回奔棗陽曹操奔內浙山中勢孤守險自
保文燦檄左良玉進兵浙川招安羣賊會孫傅庭洪
承疇出潼關入援曹操為游擊謂為軍供億甚備乞撫文燦
檄止諸軍授曹操為游擊將軍供億甚備乞撫文燦
汝才既受撫分屯房竹自言不願受官并不食餉願
為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為羈縻檄汝才解
散諸眾不聽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與為聲援
未幾
俱叛

楊嗣昌因將印兩帥離心

熊文燦主撫債事大學士楊嗣昌請督師南討帝賜
尚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宴於平臺後殿帝手鵠嗣
昌三爵賜詩嗣昌以左良玉兵強可倚以破賊表良
玉佩平賊將軍印良玉進止不從節度副將賀人龍
所統陝兵驍勇善戰嗣昌密疏請以人龍復奏留良
將印既而良玉有瑪瑙山之捷度未可動復奏留良
玉佩印如故別加人龍總鎮銜須後命人龍初聞大
將之拜踴躍動三軍既報寢乃快怏良玉知其故意
亦恨當獻忠之遁伏與歸也千餘殘寇可盡乃良玉
以奪印懷慚人龍復以歸印缺望遂巡不復深入
致獻忠復熾皆由夫兩帥之心玩寇故
也 嗣昌字文若武陵人總督鶴之子

彈詞註卷十一

下

空

空歸路度巫山襄陽被陷

賊先入蜀連汝才獻忠凡九股後七股相繼俱降惟
汝才與獻忠合將南竄萬元吉欲從問道出梓潼振
歸路以待賊嗣昌檄諸軍躡賊急追不得距賊遠令
他逸諸將皆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
復過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正總統猛如虎及賊於
開縣獻忠憑高而望見如虎後軍無繼大敗如虎兵
馬仗軍符盡失賊東走巫山初賊西渡達河嗣昌策
其必入秦令左良玉自興歸趣漢中向賊東走復檄
良玉自夷夔進勦使十九返良玉曰向依督師令瑪
瑙山安得功乎遂撤興房兵趨漢中賊下壘門無一
人攔截者賊既度巫山盡夜趨漢中賊下壘門無一
走宣城偵襄陽無備簡二十騎持符偽為官兵至城
下守者驗符信啓關賊既入即大呼殺門者城中先
陷賊百餘俱起應之賊大隊疾馳至門洞開襄陽遂
王承曾等俱死之

喪兩藩飲福祿沙市殉身

襄陽既陷賊焚襄王府執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
下勸以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遠在蜀今借
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困
縛王殺之投屍火中是時李自成圍河南府南巡撫
死士逆戰賊引退會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巡撫
招入守禦事聞詔速叛兵首惡解京叛兵懼陰勾自
成襲河南為內應自成至叛兵迎之賊遂入焚福王
府王縋城走士民被殺數十萬跡王在迎恩寺執之
置酒大會以王為俎雜鹿肉食於沙市鄭撫河撫皆
以自盡聞其子以病卒報帝為傷悼
曰嗣昌功雖未成盡瘁可憫其賜祭

羣歸併十六年止存闖獻

自崇禎元年陝西飢民倡亂羣盜蠡起擾亂秦晉楚
豫吳蜀諸省至崇禎十六年羣盜除殺死名賀者降
於官軍其強者俱為闖賊所併惟革里眼及弱人龍
與左金王即蘭養成意不相下闖賊置酒晏左革殺
之席上羅汝才營於鄖陽闖賊數十騎突入其營汝
才卧未起入帳中斬其頭一軍皆譁闖賊以大隊兵
勝之七日始定又攻殺袁時中羣賊至是俱盡惟老
回回名馬守應亦為闖賊所部自後止闖獻兩大賊

彈詞註卷一 下

三

陸沉中
原矣

屠蕪黃破武漢驅溺人民

時左良玉避李自成東下楚兵盡隨而東蕪黃一帶
城守無兵張獻忠自潛山敗走入楚乘虛襲陷蕪州
蕪水皆屠之疾馳至黃山敗走入楚乘虛襲陷蕪州
西王沿江而上悉師破漢陽從煤炭洲渡江逼武昌
城下攻武勝門武昌武備積弛初闖獻交窺江漢僉
議損貲募兵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盡募為軍
鋒號楚府兵至是新募兵內應開保安文昌二門納
賊賊入執楚王以棕輿沉王於江屠戮城中悉民數
十萬投屍於江尚餘數十萬人以騎兵夾道悉民漢
陽門驅入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不可食獻忠
居楚王宮改武昌府為天授
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

兩不下勢相圖獻驕長岳

初獻忠與自成並起延西以狡詐相雄長及洪承疇
敗自成於梓潼幾殲之自成子身入楚依獻忠不許
至竹溪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驛日行六百里至浙
州老回回營卧疾半年仍出剽掠獻忠自陷襄陽自

以威名遠出自成右屢勝而驕為左良玉大敗於信陽獻忠負重創易服夜竄眾散且盡時自成踞河雒有眾五十萬獻忠從數百騎來歸自成欲屈之獻忠不為出自成怒欲殺之獻忠乃晝夜東馳與回華諸賊合出攻舒城陷臺州廬州六安為總兵黃得功等遠近曰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賀之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已殺行將及汝矣獻忠得書而懼又聞岳州沅岳李乾德以兵守浮橋於金口悉眾西渡向岳州沅岳州俱攻遂陷岳州欲北渡卜於洞庭神不吉忽大風覆舟因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焚其舟陸行向長沙人民已先走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長沙陷由是全楚騷亂江西郡縣亦陷沒

入成都奉天殺僭王西京

獻忠拆桂王府材至長沙造宮殿聞自成據西安僭位號四顧歎曰吾亦何遽為彼下哉遂棄長沙率步騎數十萬由荆入夔陷涪州瀘州圍重慶屠之瑞王闔宮被害由是所入蜀官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進陷

輿詞豈卷十一 下

至

成都蜀王闔宮遇害獻忠僭偽號稱大西國即西王位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親信四大將敘功以荀可旺為平東將軍劉文秀為撫南將軍李定國為安西將軍艾奇能為定北將軍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殺之懸榜開科取士不至者孥戮既至以兵圍之盡邱塚蜀士類俱盡會川人所起兵恢復獻忠恨之聞自成敗奔秦陝走商洛謀乘間襲西安而盡殺川人以絕顧望先分兵計殺凡一兵殺男子一百女倍之計殺衛軍七十五萬兵二十三萬家口不計次殺大將樞戶殺名曰草檣撫南一路殺男子九千九百六十萬女八千八百萬平東安西定北三路殺數略同於是川民殺且盡以平全川土寇功勒石頌德乃發成都由漢川金堂前行自云我奉天司殺自始起迄今已幾及十之七矣恨其三未盡吾殺當止冬仲之望蓋賊於是日伏誅云

李自成捲楚豫方思據地

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屠既而連陷荆襄鄢郢席捲河南有眾百萬始

侈然以為天下莫與爭思據城邑擅名號矣羣賊推
自成為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修襄王宮殿據襄陽
曰襄京設
官分職

顧君恩策緩急勸定三秦

自成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承裕
欲先據留都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
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
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為元帥桑梓
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
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
退有餘方為全
策賊從其計

號大順改永昌稱王全陝

自成由豫入潼關陷華陰屠渭南陷華州屠商州關
中瓦解遂入西安據秦王府隨攻陷榆林寧夏三邊
俱沒自成久觀尊號懼秦王府隨攻陷榆林寧夏三邊
秦通好獻忠獻忠厚幣遜詞以報自成喜遂稱王於
西安國號大
順改元永昌

彈詞註卷十一 下

室

入山西爭迎順直陷京城

自成既定全陝無後顧長驅而東渡河入山西蒲州
汾州太原平陽皆陷賊遣偽牌徧行山西郡縣望風
迎款進攻代州克寧武關長驅下大同宣府入保定
抵居庸關陷昌平焚十二陵享殿京師以西聞風反
解賊直入彰
義門京城陷

李建泰破家財兆先杆折

帝憂寇臨朝而歎大學士李建泰進曰臣晉人頗知
寇中事願以家財佐軍可賚數月糧臣請提兵西行
帝行遣將禮以特牲告廟賜宴餼行曰大風揚沙占
朕親行建泰頭首起行帝目送之是日大風揚沙占
曰不利行師建泰御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知其不
祥建泰原以家財可恃比出都聞山西烽火甚急家
已破進退失措因遲
行遂巡畿內而已

有幾人可能似寧武將軍

自成攻代州寧武總兵周遇吉力戰殺賊萬人兵少
食盡退守寧武關賊薄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遇吉

發大砲擊賊殺萬餘人會火藥盡或勸歸款遇吉曰
戰三日殺賊且萬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為忠義萬
一不支縛獻我若輩可無恙乃開門奮擊殺數千人
賊將退或為賊策曰我眾彼寡但以十擊一茂不勝
矣請去帽為識見戴帽者擊之賊復進迭戰脫帽以
自別官軍且盡遇言闔室自焚揮刀突陣中流矢被
執罵賊不屈死之自成歎曰使
守將盡如周將軍吾安得至此

况兼着檄勤王縱賊入衛

流賊之亂盧象昇洪承疇孫傳庭等先後逐賊賊勢
甚窘會邊關屢陷京師頻年戒嚴檄各鎮兵勤王先
名象昇入衛後又調承疇傳庭入衛勤賊之兵屢撤
北去賊剽掠城邑任其蹂躪盤踞深山休糧息馬秋
高食足復出狂
逞歲以為常

兵既微餉又闕饑饉頻仍

河南巡撫秦所式上言聞曹蹂躪八十餘城革左由
宛汝跨江漢此流寇之大略也辦賊必須兵今河南
兵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略也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郡
淪沒河北強半蒿萊撫鎮關餉五月有餘此糧餉之

彈詞卷十一

李三

大略也轉餉必須民自經寇十餘載人煙幾斷至於
稚子荷戈老婦鳴柝此民生之大略也是時賊肆殺
掠白骨縱橫又年年各省荒旱饑饉民父子相食保
定巡撫徐標入對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蕩然一空
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不
見一耕者帝欷歔泣下

因失事徒誅了撫臣十一

崇禎朝巡撫被誅者十一人山西耿如杞以兵變死
登萊孫元化以陷城死山東顏繼祖大同張翼明陳
祖苞保定張其平四川卽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
永圖並以失事死惟薊鎮王應豸以剋餉死宣府李
養冲以
侵漁死

溫體仁輔殘刻經畫無聞

大學士溫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帝
英明憤廷臣苞苴亡狀體仁性忌而險初藉周延儒
候訊追比趾相屬者十餘人而險初藉周延儒
入旋以權相軋周去而溫獨存同官文震孟何吾驥
錢士升皆先後抵牾罷自佐政以來邊檄潢池之警
漫無經畫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敬信之

體仁字長卿號圓嶠烏程人震孟字文起吳縣人

事壅蔽周延儒莫籌一策

御史吳執中論大學士周延儒攬權壅蔽塘報章奏有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搆發短長他日敗可捷聞功可罪案也延儒受主眷最深當中外交誼無能畫一策惟尸居內閣後吳昌時事發諸璫發其朦蔽狀賜死延儒字玉紳宜興人

辨理欲黃道周忠佞徒爭

先是兵部尚書楊嗣昌毋服纒五月帝改禮部兼東閣大學士仍署兵部侍講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何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帝不擇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疏果無所為乎道周曰天人所為而為之謂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自信其無所為帝曰少正卯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偽而辨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耳道周復曰忠佞二字不敢不辨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諂面諛為忠乎帝怒切責之道周字幼立號石齋漳州鎮海衛人

彈詞註卷十一

李七

倪元璐虛實策不曾施用

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八策曰離敵交繕旁邑優守兵靖降戎益寇餉儲儲邊才真輦轂嚴教育又制虛八策曰正根本伸公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久遠昭激勸厲名節明駕馭上令確奏伐交實計其制虛策不必繼陳元璐請盡撤監視內臣不報

會真保棄寧遠策又遲行

前總督余應桂奏賊眾百萬非全力注之不可天下鎮將左良玉吳三桂並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等合之調赴軍前會師真保之間督撫之外加一督帥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賜以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給事吳麟徵請京山海關外寧遠前屯從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主其議後賊警益急始詔封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餘俱進爵命勤王而皆不得至

乃下麟徵徒寧遠疏飛檄趨三
桂入關而賊騎已過昌平矣

也增兵守陴的飯無炊具

命內監分守九門禁兵皆南征太倉外罄京城內外
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議增兵外城則
內關增兵內城則外關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陴羸
弱五六萬人內關數千人守陴不充無炊具市飯為
餐給餉人僅百
錢無不解體

也措餉甘資寇不助軍興

帝按勲戚大璫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
奎為倡奎謝無有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
多金何益奎奏捐萬金帝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
助后應以五千金奎匿二千僅輸三千金太監王之
心最富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急書
復雜出玩好諸物於市以求售大學士魏藻德首責
百金陳演訴清苦最後每省限額浙江六千山東四
千時論上等三萬金皆無應後賊拷王之心迫十五
萬他金銀器玩稱是周奎抄見
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

彈詞註卷十一

六八

廟堂上問方略默無一語

賊息告急名文武大臣科道於中極殿問今日方略
有言守門之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又召對平
臺問戰守策眾臣默然帝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
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
長策惟閉門止
出入餘無一籌

啓偽封讀移檄扼腕酸心

帝視朝忽得偽封啓之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
順天會同館繳一時相顧失色賊又移檄遠近有云
君非甚暗孤立而場竈頓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
絕少甚至賄通公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
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統袴而倚為腹心
太監悉統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
之人征斂重重民有偕
亡之歎讀之多為扼腕

滿京內賈吏輩皆賊間諜

賊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輦金錢擅屬飾為大賈
列肆都門更遣奸黨挾貨充衙門掾吏專刺陰事織

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即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

諸鎮軍各監視首作降臣

遣內官監制各鎮太監高起潛監寧前鎮盧惟寧監天津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勳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名廣平李文炳監衛輝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允監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西協降臣

註見杜太監句下

杜太監衣緋袍繾城請遜

自成至宣府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駟郊迎三十里自成抵京師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欲入城王承恩縋之上入見大內盛稱賊勢大皇上可自為計昌平守陵太監申芝秀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為質不返則二王不免矣乃縋之出仍縋下

吾黨貴仍自在空礮乘城

彈詞詳卷一

空

杜勳出語守城內臣王則堯褚憲章曰吾黨富貴自在也時京軍無餉驅守多不至每堵一人多不及襄城伯李國禎馳闕下云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卧如故帝命內臣俱守城內臣謹曰文武官何為又曰我輩月食五十萬請如已已所派數俱乘城帝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賊至礮聲不絕仰語守城者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俱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燄鳴之猶揮手示賊退礮乃發賊驅居民填壕內發大砲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傳城陷閣城號哭奔竄

曹化淳開彰義內城俱陷

時守門皆內官為政內官坐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啓無敢詰問勳戚大臣坐視而已太監曹化淳獻城開彰義門賊率大隊入恣殺掠帝急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帝曰事急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是夕帝不能寢內城陷一聞奔告帝曰大營兵安在答曰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

賜硃書集百官不聽鐘聲

周奎臥純臣辭東華不啓

帝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殊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返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人至者仍回南宮

周后經公主刃連殺妃嬪

帝語皇后曰大事去矣皇后泣曰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遺之出后自經召公主至年十五歎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素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帝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

死社稷志先定南遷不聽

先是帝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左都李邦華少詹項昱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帝驟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社稷至此無一忠臣義士分憂而謀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督師李建泰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往帝諭閣臣曰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

啓秘室閱圖像天數分明

大內有秘室鑰鍵甚嚴相傳劉誠意藏秘記於內非大變戒勿啓至是事急啓得繪圖三軸末一軸圖像酷肖御容穿白背心左足跣披髮中懸於今無異誠天數也

壽皇亭髮覆面天昏地慘

帝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太監王承恩從死焉

衣前書念百姓誤朕諸臣

帝自經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得殊諭詎無知者

殮柳棺覆蓬廠哀鳴群象

賊問帝所在大索不得次日始知崩於煤山賊以雙扉昇帝后屍於東華門側斂以柳棺覆以蓬廠莫敢有往哭者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

李國楨三件事身殉田陵

帝后梓宮於東華門外設廠過者莫進視襄城伯李國禎去憤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見自成復三件事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以天子禮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禎一人斬衰徒步往葬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於帝后寢前自縊

彈詞註卷十一

有志者不遭污宮人二百

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率騎環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二百人

費氏女年十六殺賊完貞

自成同偽都督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前導賊分宮嬪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等亦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智井賊鈞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必告汝主擁見自成內宮審非是賞部校羅賊費復給曰我實天潢之口惟擇吉日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

十七載死疆場許多殉難

崇禎元年起流賊擾亂一十七年京師未陷之先督撫鎮將及大小文武陣亡與殉難者姑記其略僉事郭景嵩死葭州劉應鶴死鄜州潁州知州尹夢鼐通判趙士寬闔室俱死總兵汪雲鳳於巴霧河戰死參

將劉士傑郭開如於開縣戰死總兵曹文詒戰劓於
婁羅寨守禦劉光耀戰死於東岡編修胡守恒爲獻
忠岐因破城刃其腹廬州死副使樊維維城破黃州罵賊死長史
徐學穎破武昌死參將崔文榮戰死輔臣賀逢聖投
墩子湖死御史劉熙祚守永州不屈死獻忠陷重慶
巡撫陳士奇死陷成都巡撫龍文光死自成陷河南
兵部尚書呂維祺不屈死秦督傅宗龍戰項城被執
罵賊死陝撫汪喬年發自成先塚得小蛇斬蛇以狗
與自成戰襄城被執見殺破陽總兵猛如虎死破
汝寧保督楊文岳罵賊以大砲擊胸死破承天巡撫
宋一鶴巷戰死知縣蕭漢自經死陷麻城知縣李貞
罵賊死陷保康知縣石惟壇死陷渭南秦督孫傳庭
沒於陣知縣楊暄不屈死陷高州商維道黃世清不
屈死陝撫馮師孔戰死西安陷按察黃炯右都御史
焦源溥罵賊死副使祝萬齡拜先聖自經死陷榆林
副使都任闔室自經死總兵尤世威焚家百口突戰
死陷慶陽兵備段復興董琬死陷甘肅甘州甘肅日瑞
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入保定御史金毓
峒毆賊帥投井死入寧武總兵周遇吉戰死入真定
叛兵劫總督徐標被殺入宣府巡撫朱
之馮自刎陷昌平總兵李守鏗自刎死

彈詞註卷十一

十一

九健卒侍道憲義骨同馨

獻賊攻長沙推官蔡道憲挽強弩射之獻忠怒攻三
日夜城陷執道憲健卒林國俊等九人侍道憲不去
賊一日計誘道憲降不屈國俊曰如吾生國俊亦去
矣不至今日賊云爾至不降爾亦不得生國俊曰若
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併殺之內四卒奮然
曰願且延旦夕葬主骸而後受刃賊義而許之四卒
解衣裹骸葬之南
郭單俱自經死

城陷後從君亡一門元珞

自成陷京師戶部尚書倪元珞聞難乃衣冠向闕北
謝天子南謝母索酒酌漢壽亭侯像前諭家人曰吾
死慎勿棺衾以志吾痛若必欲殮必大行殮方收吾
屍乃縊死一門殉節十有三人三日後賊突入見之
顏色如生
賊驚避去

施邦曜凌義渠義不偷生

左副都施邦曜聞變痛哭題詞於几曰愧無半策匡
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僕解之復蘇更欲藥

死大理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盡焚生平著述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遺書上其父乃繫帛奮身絕吭而死

范景文投古井麟徵褫服

大學士范景文知事不可為不食三日名對聲不能續城陷再拜自經家人解之潛赴龍泉菴古井死太常少卿吳麟徵守西直門城陷入三元祠作書訣家人曰身無匡救法應褫服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足矣罪臣吳麟徵絕筆投繯死

于騰蛟汪檢討夫婦同繩

光祿寺署丞于騰蛟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檢討汪偉聞賊近都城累日不食妻耿氏曰苟事不測請從君死城陷為兩縲於梁間偉以便就右耿就左既皆縊耿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繯正左

王家彥李邦華奮身自盡

兵部侍郎王家彥守得勝門城陷家彥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僕掖入民舍自縊死左都李邦華聞難曰但得為東宮導一去路死庶無憾已矣勢不可為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祠中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

王御史子之棻先後同心

御史王章巡阜城門賊綠堞上持刀問曰降否章叱曰不降賊以刀築其膝仆地死子之棻後亦死難於閩甚烈

劉理順馬世奇全家盡節

中允劉理順題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盡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並僕婢十八人闔門縊死賊至其居曰此吾鄉祀縣劉元也居鄉厚德奉李將軍令護衛公何遽死也下拜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為最諭德馬世奇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作書別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曰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

拜辭已入室並縊世奇笑曰若年少遂能死乎朝服
再拜自縊理順字復禮杞縣人世奇字君常號素
修無錫人

母和妻弟共子孟與金成

邢部侍郎孟兆祥守正陽賊至死於門下妻何氏亦
死子進士章明收葬父母畢巫歸與其妻王氏曰吾
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大人妻曰爾死吾亦死遂自
縊章明亦死員外金鉉攻城急鉉跪母張氏前曰
兒受國恩義在必死今得僻地藏母幸速往母曰爾
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急廡下幸是我死所也
鉉慟哭辭母出視事城陷鉉投御河死報至母章氏
投井死妻王氏亦死其弟錦哭曰母死我必從棺斂
其母葬三日投井死郎中成德詣東華門陳雞酒哭
奠梓宮前賊以刀脇之不為動歸寓跪母張氏前勸
德撲殺之然後自殺兆祥字允吉澤州人金鉉字
伯玉號在六大興

陳御史兩同盡罵賊趙謨

御史陳良謨將自盡謂妾時氏曰汝幸有娠倘生男
可延陳氏脈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為賊辱不
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遂自縊良謨與之同盡御
史陳純德提督北直學政至易水試未畢聞賊警奔
還城陷自盡御史趙謨巡視中城捕賊間謀謀之賊
陷獲謨誤瞋目大罵賊怒殺於白帽衙
賓日鄭州人趙謨
字鎮所昆明人

周鳳翔吳甘來詩泣忠魂

右庶子周鳳翔赴哭梓宮慟絕歸寓遺書訣父復作
詩一首有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
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死給事吳甘來城陷疾
趨皇城不得入返寓作書以後事託其兄泰來泰來
子家儀奔至相與慟哭甘來曰我不死無以見君汝
父死無以養親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冠帶北向
拜五南向拜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
縊死鳳翔山陰人甘來字和受新昌人

偏寫詔宋觸階投河滕阮

中書宋天顯賊逼寫偽詔天顯擲筆大罵觸
階死又中書滕之阮文貴皆投御河死

鞏駙馬縛子女舉火全焚

駙馬都尉鞏永固從帝突圍不得出歸書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以繩縛子女五人於樂安公主柩前縱火焚室自刎

劉文炳申嘉口同時投井

新樂侯劉文炳帝召文炳與駙馬率家丁欲於崇文門突圍出不得帝回宮文炳曰身為國戚當與國同難有女弟適李少寡名歸與弟左都督文耀驅子孫男女及妹十六人盡投大井中縱火焚賜第文炳文耀俱投火死祖母瀛國夫人帝外祖母也年九十八投井死太僕寺丞申佳口亦投井死佳口永年人

惠安伯宣城伯水火捐生

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盡散財物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燔死宣城伯衛時春聞變合家赴井死無一存者

湯布衣許秀士書身絕命

布衣湯之瓊見梓宮過慟哭觸石死長沙生員許琰聞變悲號欲絕遍體書崇禎聖上四字絕粒七日而死

其餘人難盡紀明史留名

吏部員外許直副兵馬姚成郎中李逢甲主事王鍾彥經歷張應選儒士張世禧同子懋賞懋官俱自縊死衛經歷施溥飲藥死東宮侍衛周鏡都指揮王國興指揮李若珪錦衣指揮李若璉皆自縊死千戶高文采一家十七人皆自縊經歷毛維章太監王德化俱被殺王之俊平侯郭振明張世澤清伯吳尊周陽武侯薛濂博平侯郭振明張世澤清伯吳尊周其未殉節被賊拷掠如陳演魏藻德方貢真邱瑜亦自盡自成禁諸軍不敢入殉節諸臣之家

十八子射天下白衣作祟

初牛金星薦卜者宋獻策善河洛數見自成獻圖讖云十八子來主神器自成悅拜軍師至是京城陷自成擅笠縹衣乘鳥駁贏同金星等五騎自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至承天門顧盼自得指門榜語諸

彈詞註卷十一下

三五

賊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射之中天字下自成
愕然金星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
笑入登皇極殿據黼坐大學士魏藻德成國公朱純
臣率文武百官入賀陳演勸進不許賊每陞御座輒
目眩頭暈見白衣
人歎丈長者前立

選朝官分三等發拷金銀

自成名見京朝官自金星以下六政府尚書宋企郊
等皆雜坐以次呼名自特推何瑞徵四人外自成選
七十三人金星選二十七人分爲三等奏聞放榜名
具六等降賊案旣而俱不用其要者餘發權將軍
拷掠索金自嘉定伯成國公陳演魏藻德下皆燹體
多項夾脛箍腦無寧日於是諸官乃稍稍竄去計進
拷索銀七千萬侯家十三閩人十四官十二估商十
一餘宮中內帑金銀器具以及鼎耳門環鈿絲裝嵌
剔剝殆遍不及十萬賊聲
言得自內帑惡拷索名也

鑄錢壘皆不成謀馳歸陝

鑄永昌錢字不成文鑄金壘又不成鎔金餅每餅千
兩竅其中貫以鐵絙凡數萬餅括騾車千馳千謀載
歸陝嘗曰陝吾父母國形勝朕將建都
焉富貴歸故鄉十燕京豈易一西安哉

吳三桂招不應師乞

皇清

初總兵吳三桂入援抵豐潤聞京城陷頓兵山海關
乞師

大清發鐵騎五萬以英王豫王分領入關自成挾三

桂父襄作書招之不應自成率精銳六萬挾太子二

王及襄向永平三桂擊賊於關門敗之紅花淀又敗

於關又敗於遷安斬僞將軍谷可成劉宗敏墮馬左

光先負創走

自成還京師

璜按舊載有三桂已遣降在道
聞其妾陳沅爲賊得乃拒關

將敗奔忽僭位焚宮出走

自成戰敗將奔還京忽僭位於武英殿袞冕列仗受
朝賀癡眩鴻臚贊拜不成列命牛金星行郊天禮是
夜焚宮殿旦明出走居民升屋擲屋礫奮挺大呼殺
賊婦女擊銅益濞器助之賊人馬相蹂踐死數萬

殺李巖逃謀主獻策金星

初自成親信李巖巖有大畧自成忌之及聞河南北反正殺偽官巖請以兵徇金星微言曰河南巖故鄉其意叵測十八子豈巖耶自成乃殺巖至是獻策金星皆道亡自成無與為謀矣

失輜重中流矢盜群瓦解

自成出齊化門西走吳兵輕騎追之賊馬驟皆重載自蘆溝至固安百里內所棄財物婦女塞路賊衆皆散去迨至保定賊還兵死鬪盡失其輜重追至真定復拒戰三桂分關兵滿兵番休戰流矢中自成首拔營走山西追兵及關而止

出龍駒棄秦晉入楚奔辰

自成至平陽分兵守山西復遣賊出潼關攻掠河南三桂入山西自成走西安搜全陝兵悉銳逆戰大兵衝堅而入斬賊將馬世耀劉宗敏等賊大潰順治二年春二月自成棄西安出商州龍駒寨走武關入襄陽宋企郊等皆道亡自成至武昌左良玉已南下武昌虛無人與李過等居武昌五十日夏四月由金牛保安走咸寧

彈詞註卷十一下

三

蒲圻南奔辰州

黔陽還羅公山草頭衮冕

自成奔辰將合獻忠不得留屯黔陽乏食四出抄掠會川湖總督何騰蛟屯辰辰州攻之自成還過通城命其部衆先發自成二十騎殿後通城有九官山一名羅公山上有神廟自成單騎登山村民慮為劫盜爭取所荷錘擊之自成格鬪積兩人馬陷泥淖中村民揮鉏碎其顛翻腦漿於地血肉漫漶不知其何賊也既斃劍甲裳見龍衣金印眇左目驚為自成其首獻騰蛟騰蛟曰吾聞李錦亦眇一目得非錦耶驗之左臚傷於鏃曰是矣粗其頭祭烈皇帝飛書奏捷於福建唐王李過聞自成死勒兵還赴結草為首以衮冕塋之羅公山下城一村而去諸賊奉李過為主即招之封自成妻高氏忠義夫人賜繡名赤心

黃虎賊鹽亭界一矢銷魂

張獻忠黃面長身虎領人號黃虎獻忠最讐川人既殺民盡并欲屠川民之為兵者時賊將劉進忠所部

川兵多計欲執進忠而坑其眾進忠率一軍俱逃大兵進漢中進忠迎降為鄉導南行遇獻忠於鹽亭界上是日大霧前不見馬獻忠方曉行聞介馬聲彎弓前至鳳凰坡進忠認之曰此獻賊也發一矢洞脇急回走而矢叢於背大呼墜地獻賊王尚禮尚負其屍走既而棄去支離之獻忠四將復據川詐言獻婢老脚有遺腹輔孤而實無有後安西附柱王入雲南

只落得闖獻名罪無差等

自成獻忠當時皆以闖賊獻賊名之谷應泰曰論者以獻猶據蜀闖賊犯關按法行誅薄乎賊等而不知獻亂以來材賦絀於吳楚士馬斃於荆襄民命塗於中野夫是以瓦解土崩一蹶而壞獻之與闖厥罪惟均窮奇禱祝豈可差等乎哉

聚人屍供打亮殺盡生靈

獻忠強不及自成狡譎過之性嗜殺與自成比楚蜀之間所至屠戮無遺每夜分念無可殺殺其妻左右莫敢諍既而以不諍殺左右每雷電作詐謂眾曰有天旨命勦絕諸人吾敢違天哉自成為人不甚高顴深頰鷓目豺聲性慘酷鉗鑿鉅鋸不離左右日斷足剖心琢腦截脇為戲下城踰一日殺十之三再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殺人數萬聚屍為燎名曰打亮每城陷步兵環堞下馬兵徵之如覆海然無一人脫者其時郡縣印墟白骨縱橫生靈荼毒幾無噍類

在事後論成敗懷亡明社

實流毒自熹廟休怨崇

谷應泰曰周業衰於幽厲不在愚狐漢道替於桓靈豈關蜀郡故明不亡於武皇者以孝宗之蘊澤厚而明無救於懷宗者以熹廟之流毒長也

星入月星下移明知數定

崇禎十七年正月夜星入月中占云星入月中國破君亡二月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報明警驅猿猱

聖主澄清

大清攝政王致書史可法內云闖賊犯闕肆虐君親吳三桂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爰整貔貅驅除獯獍報爾君父之讐彰我朝廷之德
可法字道隣祥符人

明一代十七朝幾人有道

溯開基好制度漢主唐君

太宗起仁宣孝成康文景

從此外多半是寵任闖人

違家法滅禁碑觀兵預政

註見正統王振盜禁碑句下

任錦衣東西廠怙寵淫刑

揚守陳曰國朝設錦衣衛為親軍職任准要其掌御乘輿則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舉官邪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激巡京師禦非常察奸宄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刑獄逮繫則又兼廷尉之職也任

彈詞註卷十一

下

其職者往往怙寵恃勢淫刑黷貨輒傾事以賈禍又王弇州錦衣志稱太祖十五年設錦衣衛指揮使一人同知二人僉事三人鎮撫二人所統曰將軍力士校尉太祖時時有誅殺或下鎮撫司襟治取詔行毋經法曹燕王既即位擢紀綱為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典治詔獄尋別置東廠中貴人重者始出領廠事八十人取捷悍利牙爪者其鈎察出人惟簿間錦衣理其牘而中貴人得持牘徑至上御所稍出衛上成化中尊寵太監汪直別為置西廠所領緹騎倍東廠得糾察中外文武大小及民間事傳及後世如劉瑾魏忠賢等皆分領廠務用其私人為錦衣羅織鍛鍊忠良橫遭荼毒馴至於亡

擅威福恣兇狠忠良僇辱

註見前汪直王振劉瑾魏忠賢事下

到頭來遭若輩賣國開門

註見前曹化淳句下

嘉隆萬兩三朝言官搏擊

重私交立門戶攪亂朝廷

註見前嘉靖隆慶萬曆
鷹犬搏擊立門戶句下

真理學接程朱統承一脉

宣德中曹端為霍州學正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寔踐所著有四書詳說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等書晚年得大極之旨為川月交輝圖學者稱月川先生霍人稱白雲先生正德時大司馬彭年菴澤稱石亨荐遣行人齎勅幣聘至京授為左諭德以李賢不受賜勅褒嘉資以銀幣叮嚀毋忘著述以繼前賢弼條陳十事表謝而去布衣陳貞晟務為聖賢踐履之學有功於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主一二要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其為學一言一動必合於禮嘗言讀書窮理須有實見然後學於身心所著有讀書錄二十卷成化中廣東布政陳選布衣韋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愧色其志以聖賢自期操履誠愬海內士大夫咸欽仰之廣東舉人陳憲章究心理學諸書卒未有得乃靜坐一室中以明心見性為務

彈詞註卷十二下

今

嘗曰為學須在靜坐中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遊太學為羅倫莊泉所推重歸而四方從學者日眾以彭韶薦授檢討人稱白沙先生處士胡居仁其學以忠信為本以力行為要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造次不違與人講學錄敬齋錄正德時真第二怕工夫間斷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錄正德時守已所著有易學蒙引四書蒙引學者宗之稱虛齋先生新建伯王守仁生平以講學自任其論學者有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此佛氏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耳又曰良知一也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者皆可不言而喻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精住氣住神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嘉靖中南京禮部尚書章懋潛心理學於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四方學者多從之登仕籍五十年立朝無四十日有難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稱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闡然子集曹端字正夫

或云禪或請祀嘗議紛紜

澠池人與弼號康齋撫州人真晟字剝夫漳州人陳
選號克菴臨海人謚恭愍憲章字公甫新會人居仁
字叔心餘千人蔡清字介夫號虛齋晉江人莊景字
孔陽江浦人章懋字德懋號楓山謚文憲蘭谿人

王守仁討平八寨以病歸卒於南安世宗以守仁未
經奏請擯離重地無人臣禮又學術事功多有可議
命廷臣集勦桂萼謂守仁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
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死號名
生徒互相唱和門人為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說
江不死幾無忌憚但其功足錄免奪伯爵申禁邪說
以正人心陳獻章之學專於主靜明心以經書為糠
糶與程朱異尚以故當時推尊者固多嘗議者亦不
少如章楓山胡敬齋羅整菴皆嘗共為禪尹蹇齋曰
我朝理學之士薛文清宣陳克菴選為最胡敬齋居
仁羅一峰倫學楓山懋亞陳克菴選為最胡敬齋居
莊定山景只是個詩人陳剩夫是猶介之士其學
識敬齋猶未及鄒吉士智忠顯名臣不必廁於道學
又曰楊方震所稱理學前有曹月川端後有何叔邱
喬新鄒二泉寶羅整菴欽順皆當續入陳建曰方震
理學錄載康齋不及月川豈薄其為教官耶萬曆

彈詞註卷一下

八二

十二年御史詹事講請以守仁獻章從祀學宮下廷
臣譙議科道請以吳與弼章懋鄒守謙胡居仁王良
陳真晟蔡清羅倫黃仲昭曹端呂柟羅欽順併議於
是議祀者紛紛而王用汲詆守仁為邪說李楨詆守
仁為亂儒石星謂守仁獻章不當立門戶講折衷其
謂守仁為禪時大臣有素不喜王氏學者乃折衷其
說止請允祀居仁餘請姑已之以俟論定大學士申
時行上言守仁言致知出於大學言良知本於孟子
獻章言主靜沿於周敦頤程顥非自創一門戶也其
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
獻章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
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朱學不聞則廢廢朱不知
道固互相發明且朱陸並祀矣朱學不聞則廢廢朱
獨以王廢乎請祀二臣而併及居仁神宗曰皇祖世
宗嘗稱守仁有用道學其與獻章居仁俱從祀孔廟
尹直瑣綴錄載吳與弼受聘至京迂陋可鄙既歸矜
肆無故態他日以弟不檢自禠冠囚首跪訟府庭張
虛名為名教之罪人紀畧曰近日楊少宰時喬云弼
自辭官論歸絕口不言官爵以庶人服力田終身時
撫守張瓚與之不合欲壞其節喉他人代其弟訟之
遣人持牒往捫弼以庶人服往張守加之侮慢弼無

溫色元禎始輕信其事後乃釋然遂為千古不洗之
誣云 羅倫字彝正號一峰諡文毅永豐人羅欽順
字允升號整菴諡文莊泰和人呂柟字仲木諡文簡
高陵人鄧寶字國賢無錫人諡文莊學者稱二泉先
生陸九淵字子靜居象山號象
山先生諡文安元禎字廷祥

最難受舉朝臣每遭廷辱

歷朝廷杖言臣習以為常
甚有杖斥二三百人者

更可憐殺不怕多少忠魂

建文死亂之臣愈殺愈烈
嘉靖天啟之臣愈殺愈諫

計前後五元功並無一利

陳建曰太祖開國元功文臣韓國公李善長以嫌賜
死成祖靖難元功洪國公邱福臚胸敗沒削爵全家
請海南景帝禦虜元功兵尚于謙讒僂天順復辟元
功忠國公石亨下獄論斬大學士徐有貞下獄流金
齒世宗入繼定策元功大學士楊廷和以
議禮奪官子銅滇海五元功皆不利焉

彈劾並末一上
八三

是和非長共短節略評論

休道是絮叨叨繁言寡要

都只為關鍵處開卷須明

胡維元序紀畧書曰開國靖難土木復辟繼統乾坤
之晦明不一態中有大禮大獄大役大兵尤我明關
鍵處至如開統定鼎之英雄浴日補天之豪傑與爭
鋒爭禮死難死忠之節烈一開卷而指諸掌上乃真
稱紀而要也
畧而要也

定功罪判賢愚俟修明史

試毀譽嚴折衷必考來因

拍幾掌讚幾聲河清海晏

恨一回罵一陣賊子奸人

繼光祿續成書少資清聽

有許多翻覆局詳奉知音
三百年明世界狐塵兔跡
感皇天生盛世代代昇平

耕田鑿井思堯舜

去暴除殘望武湯

勢鬧朝堂似錦亂離世界如麻戰場骨屑捲塵沙闖獻
千年唾罵 三百餘年興廢一朝過眼風花堪啼堪笑
又堪嗟不比戲場諠話 西江月

從此太平億萬禩

風調雨順樂無疆

明紀彈詞註卷之下終

先王父汲古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史簿書之暇手不停披宦遊所至未嘗不以全史自隨生平訓子弟必援据史傳舉古忠臣孝子以爲法嘗謂升菴先生彈詞一書言簡而義該其入人也深其感人也易一唱三歎有遺音者矣顧其書終於元末間采明紀續勒成編猶恐讀之者之習其詞而遺其事聆其聲而昧其義也命先君子博採羣書合正續二編細加註釋片言必揭其詳軼事必探其要夫而後人人可讀彈詞不啻人人與讀全史矣書成藏弄家塾者三十年先君子解組歸里檢閱刊行江漢人士珍賞同心購求者如布帛菽

粟焉

坦麟

奉使兩淮重授之梓敢云肯構亦使先

人津逮後學一片苦心差共質於海內也自惟鈍拙無似蚤玷科名通籍以來過庭之訓尊聞行知闕焉未逮兩世遺編亦末由繼述而是書則幼而學之凡忠臣之所以事其君孝子之所以事其親與夫廟朝之上閭巷之間一切可歌可泣可興可觀者胥於是乎在先入之言主之久矣頃以菲材辱

聖天子知遇隆恩不次擢用委任皆繁劇及財賦重地辨明而起夜分而寐束書不暇觀覽而古今成敗利鈍時隱隱心目間即所以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師先王父與先君子服官莅政之道於萬一以幸
免於罪戾者亦胥於此書是賴刻成之日展卷撫
然手澤如存謹跋數語於卷末以識不忘云時

雍正五年四月朔日孫男

坦麟

敬書於維揚之茱

萸灣舟次

